

會言情小說

# 春色



舊參  
I 246 · 4 乘  
X P S  
1



上海書局發行

旧参  
I 246.4  
X P S

梨  
市人民图书馆

梨  
市人民图书馆

歇浦散人  
生平傑作

梨園春色

天津上海書局發行

258872

長篇社會熱情浪漫小說

舞國春秋

「舞國春秋」

是上海繁華鏡

一舞國春秋一

是舞女大寫真

書中描寫上海舞場之黑幕。及舞女之淫靡。刻劃入微。淋漓盡致。讀後能使人。色慾衝動。情慾狂放。全書二十回。長十萬言。逐回由名小說家吳雙熱先生。按加評語。語語驚人。精彩非常。

精裝一冊。定價六角。

(在印刷中)

天津上海書局發行

戰事

小說

名小說家 淞濱居士傑作

(在印刷中)

淞滬血痕

本書以淞滬戰事為背景。描寫上海民衆幫助國民軍。努力革命之詳細情形。內容精彩異常。書中有。

革命志士之奮鬥史  
青年男女之戀愛史  
軍閥餘孽之萬惡史  
強鄰敵國之陰謀史

——完全實事寫真——

——讀後精神興奮——

全書十二  
章共五萬  
言精裝一  
冊定價四  
角

天津上海書局發行



李序

歐浦散人近著「梨園春色」一書。海上名作家吳君雙熱書來。囑爲序之。散人蓋雙熱君之入室弟子也。是書內容。雖未得預爲瀏覽。而披閱全書回目及節略。哀感頑艷。亦可窺見一斑。散人在津市大報發表之「銀光魅影」。偶閱片段。輒感其描寫入畫。詞義簡潔。而心儀其人。夫海上一紙醉金迷之銷金窟也。十里洋場。華洋雜處。採入說部。其材料固俯拾即是。高出於華北之平津。散人此作。其開華北作家之先河。而爲以上海作背景之創始者乎。梨園而曰春色。顧名思義。內幕亦可得之過半。又不待紹介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李薰風序於北平

◀ 第一長篇社會香艷小說 ▶

不日

# 上海小姐

出版

歇浦散人校潤 海上浪漫生著

本書作者。與上海小姐曾發生過一段熱烈情史。故對於上海小姐的生平。洞悉無遺。作者運用生花妙筆。描寫上海小姐之生活。無微不至。讀後包你心思恍忽。神智迷離。

書中有：  
上海小姐學生時代之戀愛史  
上海小姐青春時代之熱情史  
上海小姐交際時代之風流史  
內容描寫；

哀情處勝過「西廂記」百倍  
香艷處勝過「紅樓夢」千倍  
風流處勝過「金瓶梅」萬倍

天津上海書局發行

全書二十回共長二十萬  
言精裝二厚冊封面用銅  
版紙精印三色彩畫並附  
插圖四十幅每部定價大  
洋一圓二角  
(郵費加二)  
(在印刷中)



吳序

余與梨園春色著者歇浦散人。夙有青藍之誼。距今八年前。渠儂叙首于上海之中華公學。殊相投契。渠于誦習之餘。輒喜刺探社會情事。資談助。試令筆而誌之。頗楚楚得新聞記者氣脉。又往往合風人之旨。余輒刮目曰勉之。便從此等處努力向上。他日於諷刺文字。可以名家。厥後渠畢業於該校中學部。離校而去。余亦去而之他。不相晤對者有年。一二八前二年。余復游滬。時渠喜以工餘。習小說家言。漸嘗試爲長篇。示余以處女作曰「舞國春秋」。頗見針鋒。余爲之評而歸之。而慙之問世。因諭渠自中學畢業後。以力弗逮而畫。則嘗爲書賈。營地產業。任游藝場經理。充報館訪員。蓋無日不與社會相週旋。則宜乎於社會之內幕。之病態。罔勿洞若觀火。則宜乎發爲文章。力能鞭辟入裏。其所發揮者。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序文

二

行且見其目光四矚。豈獨描寫一個舞場。一個舞娘而已乎。蓋未幾而又有「義俠情緣」之作。示於余而讀之。益細膩。亦益曲折如志矣。此爲五年前之已事。最近五年間。音問忽間隔。微聞渠以家於滬北。劇受一二八之創。初頗念之。漸而淡焉忘之。乃忽於淡焉忘之中。渠以一封書自天津來。並以近著「梨園春色」示余。余試於其行間字裏。刻意搜剔瑕疵。殊不可得。而歎渠之於小說家言。火候青矣。宜可挾此以游津門。與當世作家相見。又悉渠近從劉雲若先生游。先生主編大報。譽滿平津。渠又有新著曰「銀光魅影」。方排日刊諸大報。夫以渠之文章。亦既入得劉先生眼。則宜乎值得我之撫掌也。既爲節述其事。函丐海內諸同文爲之品題。並喜其著作之果然可以名家也。因樂爲之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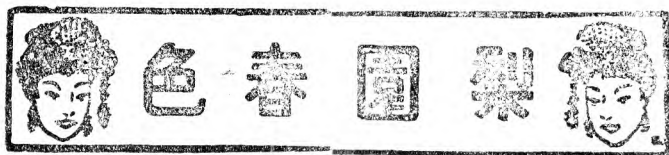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虞山吳雙熱序於嚼墨廬



### 熊序

下走生無他好。讀書之外。卽喜研究戲劇。三十年來。從未一日間斷。可稱謂之一戲迷也。後雖爲衣食所驅。奔走平京滬漢。濟遼皖贛。然每至一處。必與當地之伶票聯絡。故對於男女伶票之秘史軼事。南北劇館之奇聞怪劇。知之較詳。早擬將所見所聞。著成一書。付梓問世。卒因心緒弗佳。未能如願。雖曾在各報刊登「百伶小傳」「坤伶小史」「梨園軼話」「伶界珍聞」等文。類皆以個人爲主體。未能將梨園中所有之奇聞怪事。盡情披露。頗引以爲憾焉。今吾友歇浦散人。有鑒於此。特將十餘年經驗所得。著成一「梨園春色」一書。可謂實獲我心矣。書成索序於余。閱後不禁擊節激賞。拍案叫絕者再。良以是書係將海上近年來梨園中發生之





梨園春色

序文

二

豔史韻事。及舞台中所有之奇聞怪劇。運用輕靈妙筆。曲曲傳出。非但將下走多年欲寫而未成之事。盡情披露。且尤以海上近年發生數大疑案之內幕。完全揭破。爲他人所不敢爲。言他人所不敢言。更見此書之真價值也。至於所談梨園中之掌故。及各舞台之興衰。猶其餘事焉。是爲序。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熊百吟序於自新齋。



# 梨園春色



自序

小說原屬稗官家言。所叙之事實。未必全可作爲信史。但亦非完全嚮壁虛構者。所能成之。大抵摭拾社會之瑣聞屑事。加以入情入理之煊染筆墨。使千百細事。附麗於書中之人。令讀者感有異樣之興趣。此乃作小說者之本旨也。邇來一般好事之徒。每逢一書出版。輒旁加猜測。以爲某一事係寫某事。某一事即指某人。致作小說者。橫遭詬怨。而不敢與之爲伍焉。不佞前作『舞國春秋』及『義俠情緣』等書。亦遇斯厄。故不敢爲文者久矣。近自海上歸來。被友人所勸。堅囑重理筆墨。以供同好。情不得已。爰就見聞所及。草成『梨園春色』一書。其中所敘事實。或錄諸報章之紀載。或取諸道途之傳聞。依懲惡揚善之例。寫魑魅魍魎之行



梨園春色

序文

二

。以燭一般奸淫者之作爲。而使人有所炯戒焉。至云攻訐個人。揭發隱私。非所願焉。用誌數語。以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序於津寓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燈下聚餐重締兒親事 | 榻前小語忽聽嘉客來 |
| 第二回 | 寒衾獨擁嫠婦感愁懷 | 樂土暢筵蕭郎識新好 |
| 等三回 | 細雨濛濛宵深逢綁匪 | 柔情密密月下訴衷腸 |
| 第四回 | 締結鴛鴦盡心任月老 | 挽回天地獨力定風波 |
| 第五回 | 情急智生冒名施巧技 | 心領神會演劇播新聲 |
| 第六回 | 飛絮無心伶人遭橫禍 | 落花有意浪子受鍾情 |
| 第七回 | 蜜語甘言狂徒躡弱女 | 奇謀詭計暴主陷嘉賓 |
| 第八回 | 競選名媛英風生巾幗 | 受窘豪富愁苦築債台 |
| 第九回 | 異夢同床智謀根據地 | 奇聞怪見巧獲蟹美人 |
| 第十回 | 日暮途窮富紳感落魄 | 樓空鳳去浪子化幽魂 |

名小說家 歇浦散人生平第一傑作

長篇  
社會  
言情  
小說

# 續梨園春色

預出  
告版

本書緊接正集梨園春色敘述最近海上梨園中發生之種種趣聞艷事不下一百餘件內容較正集益爲精彩其中敘述；著名坤伶之戀愛史，公子哥兒之荒唐史，商界名人之風流史，舞台老闆之內闈史，花國選舉之香豔史，件件是真，樁樁是實，讀後能令人驚嘆不已。

未看正集『梨園春色』的

不可不看續集『梨園春色』

看過正集『梨園春色』的

更不可不看續集『梨園春色』

全書十回	長十萬言	精裝一冊	定價六角	優待	正續二集	同時購買	優待八扣	郵費加一
------	------	------	------	----	------	------	------	------

天津上海書局發行



歌場  
秘史

## 梨園春色

歙浦散人著

### 第一回

燈下聚餐重締兒親事

榻前小語忽聽嘉客來

提起上海。誰都知道是個繁華世界。那地方的情形怎樣熱鬧。和建築怎樣富麗。諒讀者們都已知道。不容做書的再來饒舌了。且說沿西藏路朝西。在靜安寺路和卡德路的盡頭。有一條朝東的橫馬路。叫做白克路。這條馬路。比靜安寺路和卡德路。來得清靜。兩旁的人行道上。每隔十幾步。都種着一棵楊柳樹。綠蔭層層。光景十分幽雅。所以許多有錢的人。在這路的附近。都造起了公館和住宅。在這白克路的轉角上。有一排樓房。門面上開設着許多舖子。樓房的東首。有七八間平房。住着幾個普通人家。在這樓房和平房的中間。有條一丈濶。和七八十尺長的石子馬路。



在這馬路的盡頭。有兩扇高約五尺的鐵門。上面的油漆。已成了灰綠色。右首的門上。頂着一塊長方形的銅牌。上面刻着一個拳頭般大的齊字。門的右旁。是一座短牆。左旁是個汽車間。從門外望去。隱約可以看出。門裏有一方很曠的空地。右邊有三間平房。空地的後面。有一座三間兩廂的樓房。一天。正是春光明媚。風日晴和的下午。在五六點鐘的時候。有一輛深藍色的別克牌轎車。從白克路上。直駛進來。將近到鐵門口的時候。開車的把喇叭嗚嗚的掀了兩響。裏面就有人把兩扇鐵門。左右分開。那輛汽車。直駛進門去。在靠近右邊的平房門口停下。那時。從門裏走出一個僕人。伸手把右邊的車門拉開。從車廂裏走出一個年約四十歲左右的人來。身長約有六尺。長得體格魁梧。生着一副四



方面孔。眉毛濃黑。兩梢微灣。眼珠圓而有光。黑白分明。兩頰的顴骨凸。出寸許。鼻樑粗而又高。嘴唇寬濶。臉色紅褐。左右兩耳。粗而下垂。頭上戴深灰色呢帽。身上穿着湖色線春夾袍。上面罩了一件玄色緞子馬褂。兩足穿着黑色絲襪。和一雙直貢呢鞋子。一望而知。這人是個閱歷很深的人物。他原是這屋的主人。姓齊名耀翔。乳名又叫海駝。今年四十三歲。現在充當着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間的秘書。那時工部局裏。還沒有添設華人幫辦。所以齊耀翔在工部局華職員中。是職務最高的了。當他進工部局的時候。是在十六歲的那年。他剛從工部局辦的育才公學畢業。那時。工部局在河南路上。還祇有十幾間鉛皮蓋的房子。做辦公處。辦事的職員。除了三十幾個西人外。另有四五個華人。充做





翻譯。辦公室外面。有一個小小的花園。他的父親齊阿桂。就在工部局裏。充園丁的職務。齊耀翔從學校裏畢業出來。閒著無事。常到工部局花園裏來遊玩。這時。當工部局總辦的西人。名叫賴伏生。很信任他的父親。看見耀翔生得很是聰明。當他到花園裏來閒遊的時候。有時和他談談笑話。齊耀翔居然說得滿口流利的英語。賴伏生聽了。好不歡喜。就和他的父親商議。留耀翔在工部局裏。當一個練習員。後來雖然他的父親去世。憑他幾年來。辦事的伶俐和謹慎。很能博得總辦的信任。就調他到總辦間裏當秘書。後來賴伏生去職。一個名叫魯和的西人。來當總辦。因為齊耀翔辦事多年。很能忠於職務。所以仍留他在總辦間裏當秘書。直到如今。二十多年。他因為在工部局裏已有了悠久的歷史。



。所以他的職位。益加鞏固了。他在工部局裏的權力。也漸漸地膨脹起來。在上海社會上。他的名望。也一天高似一天。這天。他剛從工部局辦事回來。那間平房。是佈置着的一個會客室。中間擺着一隻黑色柚木大菜檯。兩旁靠着八把柚木椅子。正中的牆上。裝着一隻壁爐。上面掛着二張半身的西人照片。左邊是前任工部局總辦賴伏生。右邊是現任巡捕房總巡麥高英。右邊牆上。掛着一張齊耀翔本人的全身像片。穿着一身西式禮服。面上露着笑容。神采奕奕。栩栩似生。靠牆邊放着一隻雙人座的沙發椅。左邊的牆上。裝着一架電話機。下面吊着一本很厚的電話簿。左首有一扇玻璃門。可以直通外面廊下。兩面壁角裡。放着二隻四方玻璃櫥。裏面裝着許多銀盾銀杯。和珊瑚樹的盆景。會客室的正



# 梨園春色



中。吊着一盞回光燈。四面掛着四隻電燈。齊耀翔走進會客室。便把頭上的呢帽脫下。由那僕人接了進去。他因爲信念佛教。在後面樓房的大廳裏。供着五路財神。東廂裏供着濟公活佛。西廂裏。供着觀音大士。天井裏。放着一隻三尺高的鐵鼎。和一座插香燭的木架。每天三餐之前。他必須到大廳和東西兩廂裏。很虔誠的點一會香燭。和跪拜一陣。這天。他照常行了一回。然後走到大廳右邊。他母親的寢室裏來。原來他的母親張氏。今年已有六十五歲。因爲身體虛弱。時常患着傷風咳嗽。所以不常走到寢室外來。齊耀翔待母很孝。每天早出晚歸的時候。必須到他母親這裏。來慰問一番。這天。耀翔走進他母親的寢室裏。照例的安慰了幾句。就回到會客室來。這時。會客室裏。已開了電燈。大



菜檯上。安置好了晚膳。一個僕人。和一個女傭。站在旁邊等候着。那女傭見齊耀翔走進門來。忙回身到裏面。去請太太和幾位少爺了。現在做書的。趁他們在晚餐的時候。且把齊耀翔的家庭狀況。來敘述明白。齊耀翔的妻子孫氏。年歲和耀翔同庚。是個性情和藹的舊式婦女。她共生四個兒子。第一個。名叫順隆。今年二十六歲。娶妻方氏。第二個。名叫順富。今年二十三歲。娶妻孟氏。第三個。名叫順貴。今年十九歲。尙未成婚。第四個。名叫順林。今年十六歲。在工部局辦的格致公學讀書。還有二個女兒。長的名叫美玲。今年二十一歲。已嫁給一個充當巡捕房總翻譯。名叫筮勉倫的爲妻。結婚以來。相安無事。幼的名叫妙玲。今年還祇十歲。在幼稚園裏讀書。順隆順貴。都在工部局裏辦



# 梨園春色



事。順富因爲患着癱症。雖然經過許多醫生診治。仍沒有治好。所以在家裏。已臥病一年多了。齊耀翔原來有個兄弟。名叫耀琦。在五年前。患着暴病而死的。現在祇存着他的弟婦姚氏。和一個九歲的女兒。名叫妙英。和耀翔的小女兒妙玲。一起在幼稚園裏讀書。因爲耀琦在世的時候。他們弟兄倆。並沒有分過家產。所以姚氏母女二人。也依着齊耀翔一家度日。齊耀翔雖生了這許多兒女。娶了兩個媳婦。但長媳方氏。起初生了一個女兒。至今已五年。沒有生產。次媳孟氏。因爲結婚不到一年。順富就患着癱症。所以從來沒有產過。齊耀翔見了這個光景。因爲抱孫心切。所以想早些替順貴成婚。可以享受些晚年含飴弄孫之樂。那天晚餐的時候。他又和他的妻子。談起順貴的婚事來了。原來順



貴已定下了一份親事。是由他的母舅孫梅林做媒的。對方是商務印刷局總經理郭鴻儒的姪女兒。年齡二九年華。長得身長玉立。姿色秀麗。順貴在定親以前。也曾見識過。現在聽得他父親。提起他的婚事。臉上羞得紅了起來。忙吃完了飯。走向裡面去了。耀翔的妻子孫氏。聽得耀翔提起順貴的婚事。回答着道。這事曾經和我的哥哥商量過。據他說。郭家已應許我們在九月裏成婚。聘禮方面。不拘多少。他們的粧奩。也已預備着了。齊耀翔聽了。說道。既然如此。再好也沒有了。現在我們也應該預備着哩。說罷。夫婦二人。便開始討論着。怎樣預備順貴的婚事。不多一會。他們的飯。都吃好了。由女傭遞過一把手巾。齊耀翔接來。在臉上擦了一下。就吩咐女傭。囑車夫預備車子。原來耀翔另有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一回

一〇

一個外室汪氏。是青樓中出身。住在沿白克路的二十一號洋房裏。耀翔每天吃過了晚飯。是過宿在那裏的。旁邊站着的僕人。聽見耀翔吩咐預備車子。忙從裏面將一頂呢帽拿了出來。耀翔接過呢帽。望頭上一戴。便走出門來。那時。車夫已撥動馬達。車前的電燈。放出二道白光。由那僕人上前開了車門。待齊耀翔走進車廂。然後闔上車門。嗚嗚兩響。汽車望外去了。那二十一號洋房。就在沿白克路一排平房的東首。所以汽車走出石子馬路。轉灣朝東。不上五分鐘。就在門口停下。這裏。是一座五開間的假三層樓洋房。中間祇有一個大門。門口亮着一隻白殼圓形電燈。上面漆着一個紅色齊字。旁邊釘着一塊藍底白字的二十一號門牌。門旁裝着一隻電鈴。齊耀翔從汽車裏下來。走上門口。伸手在



# 梨園春色



電鈴上揪了一下。那大門就由一個女傭開了。他走進門去。裏面是一個舊式客廳。中間亮着一盞八角電燈。紅木茶几和桌椅。擺得十分整齊。靠東邊有一座扶梯。齊翔耀走上樓去。前面是個西式客室。正中放着一隻圓檯。罩着一條雪白檯毯。上面放着一隻繪彩色山水的白磁花瓶。裏面插着幾枝桃花。淺紅朶朶。嬌豔欲滴。旁邊放着四把椅子。東西兩面。安置着二隻白布套子的沙發椅。和兩隻玻璃面的茶几。上面放着洋火插和香烟灰缸。左右牆上。掛着四個鏡框。在電燈光下。可以看出裡面鑲着絲織的四季西湖風景。對面牆上。裝着一隻壁爐。上面的橫板上。放着一個滿面笑容的白磁彌勒佛。身長約有二尺。盤膝而坐。旁邊有一個門口。上面掛着綠色華絲葛的門帘。齊耀翔揭起門帘。跨進門去。祇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一回

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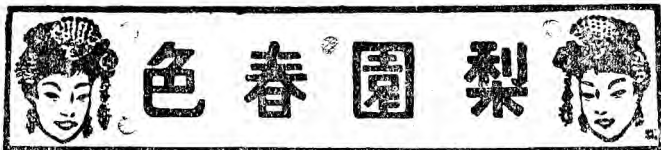
晃裡面橫着一隻烟榻。鋪着粉紅色的線毯。上面放着一隻紅木烟盤。裡面襯着一隻白銅盆子。一盞五寸高的烟燈。亮着黃豆般大的火光。旁邊放着兩隻白銅烟盒。一把鉗子。幾根鋼杆。和一隻茄立克牌的香烟罐。兩枝烟槍。橫放在右邊。煙盤上面。有一個兩級の木架。放着七八隻已裝好了鴉片的煙斗。烟榻上面。裝着兩面玻璃鏡子。中間有一排抽屜。上面亮着一盞藍色的電燈。烟榻前面。有一隻紅木方桌。右邊有二隻茶几。和四把椅子。左邊有一隻寫字檯。前面放着一把彈簧轉椅。檯上放着全副文房用品。和一方綠呢鋪底的玻璃寫字版。檯角上堆着幾本洋裝書籍。靠窗口的牆上。裝着一架電話機。旁邊掛着一張電話表。窗口右邊。放着一隻衣架。齊耀翔剛走近衣架。脫下呢帽。掛上的時候。



裏面走出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生着一個橢圓形的臉兒。頭上梳了一個橫愛司髻。額上疏疏落落的挑了幾根留海髮。臉色紅裏帶黑。鼻樑兩旁。有幾點雀斑。兩頰擦着些粉。唇上塗了淺紅的胭脂。身上穿着閃色巴黎緞夾襖。玄色軟緞夾褲。脚上著一雙白色絲襪。拖了一雙素緞繡花拖鞋。她。就是齊耀翔的外室汪氏。綽號叫做黑皮老七。今年二十八歲。五年前。她是在小花園一家寶麗書寓裏當校書的。排行第七。因為她生得面色黧黑。所以有這個渾名。那時。齊耀翔經一個朋友介紹。和她認識。過後日子多了。老七探聽着齊耀翔是個社會上有些名望的人物。便極意的籠絡他。到了齊燮元和盧永祥打仗的那年。上海接連着戒嚴幾個月。書寓裏的生涯。一落千丈。老七虧空了三千多塊錢債務。就



由齊耀翔勸她脫離青樓生活。替她償清了債務。便娶她回來。做一個外室。那天。老七正吃過了晚飯。閒着無事。在寢室裏休息一回。忽然聽得齊耀翔回來。忙從牀上跳起。穿上了拖鞋。走出門來。一見便翔。翔開口問道。今天爲什麼來得這樣遲呀。齊耀翔一面把身上的馬褂脫下。一面答道。今天我和他們談了些順貴的婚事。所以來得遲了。說罷。將馬褂吊在衣架上。就回身走近烟榻前來。在右邊躺了下去。老七也在左邊榻上坐下。伸手拿起盤裡的鉗子。把烟燈裡的火光。挑高了些。又開口問道。現在順貴的婚事。談得怎樣了呢。耀翔道。現在女家。答應我們在九月裡成婚。所以我們也該早些替順貴預備着婚禮呢。這時。老七已把一隻有鴉片的烟斗。裝好在煙槍上。順手遞了過來。齊耀翔接着



。對準了烟燈的火勢。呼呼地抽了起來。過了一會。忽然一陣電鈴聲響。不多時。一個女傭。拿了一張名片。進來對耀翔說道。老爺。有客人來了。齊耀翔聽了。忙放了烟槍。抽起身來。接着名片一看。說道。原來四哥來了。請他上樓來吧。那女傭便回身出去。欲知齊耀翔口中的四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寒衾獨擁嫠婦感愁懷 樂土暢筵蕭郎識新好

上回說。齊耀翔正在抽烟的時候。忽然女傭進來報道。有客人來了。齊耀翔抽起身來。接着名片一看。上面印着古祝顯三字。說道。原來四哥來了。請他上樓來吧。那女傭便回身出去。看官。你道這古祝顯是誰。他和齊耀翔有什麼關係。且待做書的慢慢叙來。古祝顯是江蘇鹽城人。他家裡共有弟兄四人。最先兩個。早



# 梨園春色



已跟着他們的父母。到了黃泉地府。現在祇存着第三個哥哥。名叫祝三。古祝顯最小。所以又叫做古四。他在十七歲那年。死去了父母。因為家境貧苦。不能過活。便流落到上海。虧他生得身體高大。氣力強壯。所以在碼頭上。當着拉大車的夥計。但他生性粗暴。逢着和同夥中有爭執的事。便揮拳毆打。一般拉車的夥計。因為他氣力蠻橫。所以都很怕懼他。一天。他正拉着大車。走過一條馬路。看見有十幾個流氓。圍住着二個拉大車的夥計。在毆打。他便拋下大車。跑上前去。不問情理。抓起二個流氓就打。因為他的膂力。比別人強大。所以不多一會。十幾個流氓就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他纔扶着二個同夥。拉了大車回去。這一來的聲名。益發大了。他在碼頭上的勢力。也強大起來。

# 二大巨著

## 北平大市觀

北平為吾國舊時之京都該地名勝之夥。冠於全國。敵局費二載餘之時間。攝得該地名勝照片二千餘幀。由編輯者詳為揀選。去蕪存精。集得精緻像片七百餘幀。製成銅版。用重磅月份牌紙精印。全書而積闊七英寸半。高十英寸半。厚一英寸。內容子目一百餘則。除對於各地名勝。詳加說明外。並有各種統計文字二十餘篇。洵為近代文化界之巨著也。全書用布面精裝。燙金題字。定價三元。預約八扣。大洋二元四角（五百部為限）

良友書局 天津法界泰康商場樓下

上海書局 天津英界海大道二六〇號

## 天津大市觀

天津為吾國華北之最大商埠。該地商業之繁盛。市廛之喧囂。不亞於著名之上海。敵局費鉅大之資金。僱用攝影專家。購得津市之照片一千餘幀。經編輯者別選後。製成銅版。用重磅月份牌紙精印。全書而積闊七英寸半。高十英寸半。厚四分之三英寸。內容子目百餘則。並有精確之統計文字十餘篇。洵為不可多得之巨著也。全書用布面精裝。燙金題字。定價二元四角。預約八扣。大洋一元九角二分（五百部為限）

出版日期  
二十二年三月一日

### 訂購注意

在本年十二月底前訂購上述二書之一者。贈本局出版之社會小說『梨園春色』一冊。二書同時訂購者。再贈銀幕小說『銀光映影』贈券一券外。另贈平津大觀彩色精印錦匣一只。（外埠另加寄費六角。郵票通用。）

發售預約

總經售處天津良友書局

預 約 券

茲奉大洋 元 角 分正

訂 購

北平 市大觀 冊書出版後請依照後列

天津 地址寄下為荷此致

天津上海書局 台照 姓名 地址

(英界海大道二六〇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那時。他便進了幫。拜一個有名的流氓。叫做牛大砲的。做老頭子。他自己。也收了不少的同夥做徒弟。因為他天生就一副扁圓形面孔。兩片嘴唇。朝裡陷了進去。所以人家替他稱一個渾號。叫做古癩嘴。過了幾年。古祝顯手裡。已有了些積蓄。便在老鬧橋旁邊。開了一個茶館。並且邀了一副揚州戲班。每天晚上。在那茶館裡演唱。老鬧橋旁邊蘇州河裡。有的是內河輪船。來往的都是內地旅客。外加老鬧橋兩塊。開設的都是地貨商行。一般地貨行裡的夥計。到了晚上。閒着無事。都到茶館裡來聽戲消遣。所以生意着實不錯。那年。大概是古祝顯的運氣來了。在他的顧客裡面。被他發現了一個常來聽戲的女客。年紀約有三十歲左右。雖然已經徐娘半老。但她的打扮。倒也楚楚動人。每當來聽戲的時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 第二回

一八

候。倒不十分注意台上的戲情。常斜睨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古祝顯秋波頻送。那時。古祝顯正當年輕力壯。並且還未曾娶妻。見了這一副情狀。那有不心動之理。所以不因不由底。也漸漸的注意起來。一天晚上。將近散戲的時候。古祝顯正站在門口閒眺。忽然見那婦人。走近他的身邊。輕輕地把他一撞。然後回轉頭來。展顏一笑。說道。噢唷。對勿起。撞了你一記。古祝顯看她這副舉動。倒是容易搭訕。便打趣着道。大家都是相識的。撞了一下。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那婦人裝扮着正經道。不要瞎說。誰和你相識的呀。古祝顯見她嬌嗔起來。心裏暗自歡喜。眼看四面無人。便搶上幾步。涎着臉道。我們天天見面的。不是也可以稱相識的嗎。那婦人瞅了古祝顯一眼。也不說話。只願望前走去。



# 梨園春色



古祝顯見她不說什麼。也不拒絕自己跟着。便搶上一步。和她並肩而行。那婦人把身體一讓。略爲走遠一步。對古祝顯道。你不要沒有規矩。被旁人見了。成什麼樣子。古祝顯道。祇要你不拒絕我。管旁人什麼閒事。這時。馬路上除了亮着的路燈。來往的人。很是稀少。古祝顯上前問道。大嫂寓上。住在那裏。可以應許我去坐一回嗎。那婦人道。人家是規規矩矩的地方。怎可允許閒人去坐呢。古祝顯道。既然如此。今天可否去吃些點心。再回府去。那婦人道。我和你素不相識。怎好吃你的東西呢。古祝顯聽她的口氣。已有些允意。便道。常言說。一朝生。兩朝熟。那是沒有關係的。那婦人聽了。朝對古祝顯一笑。也不回答什麼。這時。前面正有一家五芳齋麪館。古祝顯指着說道。我們就到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二回

二〇

這裏。去坐一回吧。那婦人笑道。那末。今天叨擾你了。古祝顯道。這算什麼呢。我們的日子。正長着呢。說着。二人已走進麪館。做書的寫到這裏。要把那婦人的來歷。先說個明白。她姓程名叫慧貞。是揚州人氏。今年三十一歲。她嫁的丈夫。名叫羅小六子。是一個小有名望的流氓。家裏有十幾輛人力車。平時專靠出租給一般江北人。收些租錢度日。在一年以前。羅小六子。因爲姘識人家一個婦人。後來被那本夫捉住。在菜刀下砍死的。程氏自從羅小六子死後。仍靠着出租人力車過活。但一班拉車的。眼看她是個寡婦。容易欺侮。有時租着車子。不付車租。有時租了車子出去。竟不拖回來。不上一年。竟少去了四五輛車子。程氏因爲自己是個女流。奈何他們不得。但心想長此以往。將來不堪



設想。況且自己的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倘若長斯守着空閨。寒衾獨宿。倒也感覺到寂寞萬分。因為她是揚州人氏。所以常到那茶館裏來聽戲消遣。不料她在這當兒。看見古祝顯生得身寬體胖。氣概昂藏。和羅小六子有幾分似處。不免打動她的心靈。後來探聽得古祝顯是江北同鄉。在上海也混得有些名望。忽然勾起了她的心事。所以時常心不由主的。對他瞧着。那知古祝顯竟也注意她起來。但在戲場裏。耳目衆多。她究竟是個女流。不便和他兜搭。一天一天的過着。看得她實在有些心癢起來。那天她看見古祝顯站在門口。也等不得散戲的時候。慌忙走了出來。輕輕的向他一撞。經此一下。古祝顯竟也搭訕上來。你想。一對男女。心裏都懷着鬼胎。那有不湊合的事呢。他們二人。走進了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二回

二三

五芳齋麪館。揀了座位坐下。自有堂倌前來招呼。由古祝顯點了幾樣小菜。燙了些酒。和兩碗紅燒蟮麪。二人邊吃邊談。覺得十分情投意合。過了一會。由古祝顯付清了帳。二人走出麪館。古祝顯便勸阻着程氏。不再回去。她漲紅着臉。也不回答。古祝顯便和她到附近的旅館裏。宿了一宵。從此以後。程氏每到茶館裡來聽戲。不再像從前的買票入座。有時竟直走到古祝顯的會客室裏。來閒談一會。一天。古祝顯正坐在會客室裏。閒着無事。看見程氏氣沖沖地從外面跑來。古祝顯忙招呼她進來。急着問道。家裏出了什麼事情。要這樣氣沖沖地跑來。程氏喘着氣。說道。還不是爲了幾輛車子。我早和你說過。他們看我是一個女流。容易欺侮。時常車租不付。昨天。那天殺的小三子。又把車子租了



出去。不拖回來。你看這樣下去。那十幾輛車子。不消多時。便要給他們拖完了。說時。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古祝顯忙安慰着道。既然如此。以後車子的事。准由我來代你管理。怕他們再拖去不成。程氏方始止住了哭。并且叮囑着他。無論如何。必須替她出面管理。古祝顯滿口允許。過了一天。古祝顯果然到她家來。把人力車完全接收過來。並且叮囑一般拉車的。倘若把車子拖去不歸。一經查出。定辦他個死去活來。那知這般租車的。果然見兇碰頂。看見古祝顯出面。替程氏管理車輛。一個個都不敢違犯。這樣的過了兩年。車子非但不少。並且因為營業發達。還多添了十幾輛車子。古祝顯便把範圍擴充。組成一個正式車行。叫做飛龍人力車公司。這時。他和程氏的關係。也更深了一層。二人租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二回

二四

起了房子。實行同居起來。到了那年的冬天。古祝顯因爲有茶館和人力車公司。兩處的收入。手裏已積蓄了幾千塊錢。那時開嫦娥舞台的老闆劉鳳翔。忽然病故。嫦娥舞台更宣告停業。古祝顯聽得了這個消息。心想明年新年裏起的戲館生意。着實可以做得。便託人去接洽。說定一萬二千塊錢盤價。那時。古祝顯有茶館和人力車公司開着。況且他在社會上。也有些名望。所以招到了幾千塊錢股份。一面收了三十個戲館裏接生意的案目。每人繳二百塊錢押櫃。所以他除了付去盤價之外。自己祇拿出二千塊錢來。發給後台唱戲的包銀。到了新正元旦開鑼。戲館裏天天擠得人山人海。害得古祝顯笑着一隻癩嘴。合不攏來。古祝顯經這麼一來。真所謂鯉魚跳過了龍門。跌進青雲裏來。但人心是沒有知足



的。古祝顯眼看嫦娥舞台。這樣好的生意。但每月結下來的盈餘。除去了股東的紅利。他自己到手的。不到半數。心裏有些不樂意起來。便想了種種方法。把幾個股東撇了開去。有的雖然覺着他這種舉動。有些不滿。但眼看他財多勢大。也奈何他不得。祇得忍氣吞聲下來。古祝顯獨自經營嫦娥舞台以後。他的名望。也漸漸的高了起來。一般趨勢附炎的人。時常來奉承他。古祝顯也免不了和一般社會上的人。交際起來。他感覺着事務一天比一天的繁忙。自己有些應付不了。便想起他鄉下的哥哥祝三。正閒着沒事。便寫信去叫他出來。把人力車公司的事情。交他管理。一面把那茶館盤給了人家。自己專心管理嫦娥舞台的營業。古祝顯這樣安排妥當。覺得稍為清閒了些。但他在戲館裏空閒的時候。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二回

二六

常和一般社會上的人交際着。出入於歌台舞榭。置身粉紅黛綠叢中。不免也拈花惹草起來。一天。古祝顯被朋友邀着。在妓院裏應酬。席上滿佈了山珍海味。豐筵美饌。還有許多堂差。圍坐在桌邊。鶯鶯燕燕。煞是熱鬧。忽然有一個名叫施道仁的。對古祝顯道。四老闖。你常說生意上沒有合意的姑娘。現在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可要介紹給你看。古祝顯聽了笑道。真的嗎。在那一家生意上呢。我倒要去見識一下。施道仁道。就在小花園寶麗那裏。倘若你喜歡。我可以替你寫個條子叫她來。古祝顯連道好。施道仁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張局票。吩咐娘姨。叫相幫的送去。過不多時。門帘啟處。果然走進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生着一個鵝蛋臉兒。雪白粉嫩。眉毛細長似柳。兩眼圓若杏子。唇上



塗了胭脂。紅得和櫻桃一般。身上穿着蘋果色華絲葛長袍。外面罩了一件粉紅緞子馬甲。胸前綴着一朶拳頭般大的襟花。頭上梳了一條光滑的髮辮。腳上穿着白色絲襪。和一雙粉紅色的繡花緞鞋。後面跟着一個年紀稍大的婦人。雖然花信年華。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走進門來。那女子便嬌聲問道。洛俚一位古大少。施道仁忙指着古祝顯道。這裏這裏。她們二人。便走近古祝顯身後。在旁邊的橈上坐下。古祝顯遞了二支香烟。分給她們。由旁邊的娘姨。劃上了火。古祝顯便問那女子道。你叫什麼名字。她答道。唔叫阿媛。古祝顯又問那婦人。她答說名叫老五。古祝顯在那女子身上。仔細打量一番。覺得她生得嬌小伶俐。着實可愛。這時。施道仁在旁打趣道。四老闆。你看阿媛生得怎樣。古祝顯連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二回

二八

聲贊道。不錯不錯。施道仁道。既然不錯。便要常去玩玩。纔不負介紹人的一番好意呢。古祝顯道。倘若阿媛和我愛好。將來一定請你吃媒酒就是。阿媛旁邊坐着。被他們說得有些不好意思。臉上頓時飛上一陣紅雲。容顏益發顯得嬌豔起來。這時。操琴的烏師。已走了進來。便由阿媛唱了一段蘇三起解。鶯聲嚶嚶。聽得古祝顯出神起來。唱罷。施道仁在旁邊喝起好來。阿媛謙遜着道。唱得勿好。請大少要原諒點格。施道仁道。看她勿出。倒是口才伶俐着呢。古祝顯祇是癡了嘴笑着。過了一會。許多堂差。絡續散去。阿媛對古祝顯道。古大少。對勿起。促還有堂差勒浪來。停歇請過來呀。古祝顯應着好好。她們二人便走了出去。等到散席的時候。施道仁問古祝顯道。時候還早。可要到寶麗那裏。



去坐上一回。古祝顯心想。剛才忙着吃喝。沒有和她們談些什麼。現在不妨到那裏去。坐上一回。看阿媛對自己的態度怎樣。便應着道。好。我們一起去吧。說時。他們二人。便向衆人告辭而出。二人走着。不多一會。便到了小花園弄口。古祝顯上前。看準了寶麗書寓的門口。二人走了進去。在樓下問了聲寶麗的房間。知道是在樓上。他們剛要上樓的時候。由相幫的掀了一下電鈴。樓梯口已有人出來迎接。這時。阿媛剛巧未曾出去。看見古祝顯。忙招呼了聲古大少。便接着他們。到房間裏來。這裏。是個客堂樓。四週牆上。髹着淡黃色的油漆。朝南擺着一隻西式半截銅牀。鋪着白色被單。上面疊着二條紅綠綢被。一對繡花紅緞枕頭。前面一隻方桌。左邊一隻五斗櫥。旁邊一隻茶几。和兩只椅子。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二回

三〇

。右邊一隻梳粧鏡檯。靠窗口斜放着一頂玻璃門衣櫥。窗口下放着一隻白布套的沙發椅。全副傢具。都是漆着白色。在電燈光裏。覺得十分清潔。他們由阿媛招呼着。脫下馬褂。放進櫥去。然後遞了二支香烟。分給他們。劃上了火。便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娘姨正忙着端茶和裝水菓。老五在裏面拿出一副鴉片煙具。佈置妥當。就請他們二人。前去抽煙。古祝顯和施道仁。便走近牀前。左右分躺了下來。由施道仁挑了些鴉片燒着。阿媛坐在古祝顯旁邊。伴着閒談。他們二人。一面抽煙。一面談話。不知不覺。已到了十二點鐘。忙抽身起來。說要回去。阿媛還強着古祝顯。不放手。由古祝顯答應過天再來。方才把馬褂拿了出來。然後笑着送他們下樓。古祝顯看見阿媛殷勤招待。並且和他有說有



笑。心裏好不歡喜。臨了。還強着不放他走。一種小鳥依人的態度。着實可愛。於是每逢出來應酬。必要叫她來閒談一陣。有空的時候。便到她那裏。去坐上一回。這樣的厮混了多時。二人已打得火熱一般。但在這時候。古祝顯家裏。忽然鬧出岔子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細雨濛濛宵深逢綁匪 柔情密密月下訴衷腸

上回說。古祝顯和阿媛。正打得火熱的時候。他家裏忽然鬧出岔子來了。原來古祝顯從獨自辦理嫦娥舞台後。每月盈餘。終是掙上幾千塊錢。不上一年。已積了幾萬的家私。古祝顯便在洛陽路的長安里。化了兩萬塊錢。造了一座住宅。並且買了一輛雪佛蘭牌篷車。進出的場面。漸漸濶綽起來。於是引起了一般匪徒的唾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三回

三三

涎。一天黃昏的時候。古祝顯家裏的人。正在晚餐，忽然郵局裏送了一封信來。那時程氏有一個妹夫。名叫陳劍山的。正在他們那裏吃飯。眼見那信殼上面的字。寫得歪歪斜斜的。筆跡很是繚草。信殼裏面。有些隆起的樣子。接過信來一捏。覺得裏面有個橄欖核般的東西。心中好生奇怪。便商得了程氏的應許。把那信殼拆開。從裏面取出一顆冷冰冰的手槍子彈。陳劍山見了。嚇得一跳。忙看那信紙上。寫着。祝顯先生大鑒。敬啟者。久仰大名。愧未識荆。敝部前奉軍長之命。在滬組織別動隊。招募同志三千餘人。刻因軍費尙未撥下。餉需無着。致全體同志。流落申江。未能開拔。素聞先生慷慨爲懷。熱心國事。用敢函懇借洋壹萬元正。藉充軍餉。倘蒙俯允。請於三日內。送至泥城橋堍。第四號




# 梨園春色




電禱上字紙籠內。敝部當即派員前來領取。如逾期不交。顯屬有意貽誤軍機。破壞愛國運動。決以彈丸相向。莫怪言之不預焉。專此即頌台安。民衆愛國軍別動隊司令部啟。陳劍山看完了信。嚇得兩手發抖。面色泛白。過了一會。纔氣喘着道。阿呀。這是封恐嚇信呀。程氏看見這副情形。急得說不出話來。呆住了半天。纔問陳劍山道。那信上寫着。是什麼一回事呀。陳劍山道。他們向姊夫。要借壹萬塊錢。倘若不答應。便要派人來行兇呢。程氏聽了說道。借錢是要人家願意的。怎麼可以這樣的不講理性。難道他們不怕犯法的嗎。陳劍山道。這一般人。專門靠着敲詐人家過活的。他們那裡顧得犯法不犯法呢。現在閒話少說。我們且叫姊夫回來。大家商量一下吧。程氏也點頭表示同意。陳劍山便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三回

三四

走到會客室來。打電話到嫦娥舞台。剛巧古祝顯在戲館裏。沒有出去。接到了電話。連忙趕回家來。陳劍山便把剛才的事。原原委委的說了一遍。古祝顯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事要小心處理。倘若我們去報捕房。一旦得罪了他們。也不是好玩的。現在依我的意思。一面自己防衛着。一面置之不理。看他們過了三天。有沒有動靜。陳劍山聽他的辦法。倒也不錯。但心想古祝顯每天事情很忙。倘若置之不理。他在外面東奔西走的時候。難說要遭他們的暗算。便對古祝顯道。這方法果然是好。但他們過了三天。眼着我們不去理他。你是在外面奔跑的。恐怕要有些不方便呢。古祝顯聽他的話。說得有理。一時倒有些愁慮起來。過了一會。陳劍山纔說道。我想你再去僱用一個印度人。到捕房裡去領一張



# 梨園春色



保鏢照會。每天由他帶了手槍。保護着你進出。這樣比較可以安心一些。古祝顯聽了。很表同意。便託陳劍山去找印度人來。過了一天。陳劍山果然帶了一個印度人來。他的名字。叫做雷生。生得身材高大。氣力也很強壯。並且還說得滿口中國話。古祝顯就把他留了下來。由陳劍山陪他到捕房裡去領手槍。和辦保鏢照會的手續。一面要求捕房裏。派了個巡捕。在門口日夜防衛着。在起初幾天。古祝顯也有些戒心。日常守在家裏。沒有出去。過後日子多了。古祝顯眼見沒有什麼動情。便照常的坐了汽車出去。隨身由雷生保護着。一天晚上。正是細雨濛濛。月色昏暗。古祝顯從戲館裏散戲出來。因為天雨。便坐了汽車。同着雷生回去。汽車駛進洛陽路的時候。他看見長安里對面。停着一輛轎車。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三回

二六

旁邊站着一個身穿黑短衫褲的男子。在長安里弄口的電桿木旁邊。也有一個黑影站着。他心想這二人定非善類。一面叮囑雷生預備着手槍。一面自己注意着他們的行動。汽車到了長安里弄口。古祝顯剛從汽車上跳下。那站在電桿木旁邊的人。果然走上前來。古祝顯眼看情形不對。忙搶上一步。走進弄去。那知站在對面汽車旁的人。也趕了過來。二人衝上前去。想把古祝顯攔住。那時。雷生躲在車上。看得明白。忙摸出手槍。朝天連開兩響。那二人聞得槍聲。一時心慌起來。忙回身逃避。這時。雷生已跳下車來。趕上前去。那二人剛要逃上汽車。忽被雷生對準了他們。連開幾槍。把後面一人。擊倒在地上。另外一人。已跳上汽車。朝洛陽路西面的華界逃去。古祝顯脫了這險。赶忙走進門去。這



# 梨園春色



時。在他家門口的巡捕。也已聽得了槍聲。趕出弄來。祇見雷生。已把一個匪徒擊倒。另外一個。已坐了汽車逃去。忙走上前來。問雷生道。他們有開槍沒有。雷生答道。諒他們不知道有我防衛着。所以沒有開槍。這時。從各處趕來了許多巡捕和包探。嚇得蜷伏在坐墊底下的汽車夫。也走下車來。由一個西捕。向雷生問明了情形。那汽車夫。也指手劃腳的講了一陣。便和幾個包探。隨同到古祝顯家來。調查事主的情形。這時。古祝顯驚魂甫定。正坐在客廳裡休息。便把怎樣接到恐嚇信。和怎樣自己防衛着的一番經過。原原委委的說了一遍。那西捕便向古祝顯要了那封恐嚇信。並且叫雷生同到捕房裏去報告。那個打死的匪徒。由捕房裏派人送到驗屍所去。過了幾天。古祝顯接到捕房裏的通知。



# 梨園春色



說那夜逃去的匪徒。和開車的車夫。已經捉到。後來送到會審公廨。各個判了徒刑。這事暫擱不提。且說古祝顯自從接到恐嚇信後。對於外面交際。很少出去應酬。所以寶麗阿媛那裏。也好久沒有去過。一天下午。古祝顯正在嫦娥舞台辦公室裏閒坐。忽然一陣電話鈴響。古祝顯接來一聽。那邊是個嬌滴滴的女子聲音。劈頭說道。僚阿是古大小。僚猜猜唔是啥人。古祝顯聽是寶麗阿媛的聲音。也操着蘇白答道。僚是寶麗篤阿媛噲。阿媛道。是呀。僚爲啥長遠勿來。阿是唔待慢僚哉。古祝顯道。勿是格。唔實在事情忒多哉。阿媛道。既然勿嫌待慢味。停歇請過來談談。古祝顯道。要格。停歇就來。阿媛就說了聲。停歇會吧。古祝顯也回答了聲停歇會。笑着便把電話擱下。過了一會。古祝顯在戲館裏。



吃過了晚飯。把事情略爲安排了一下。便走出戲館。坐了汽車。直上小花園來。寶麗書寓。便在小花園弄口。古祝顯走進弄時。阿媛已站在門外露台上候着。看見古祝顯走近前來。招呼着道。古大少。僚來得實梗遲呀。唔在此地等住長遠哉。古祝顯抬頭笑了一笑。便走進門去。剛要上樓。阿媛已在樓梯口等候。看見古祝顯上來。連忙招呼着到房間裡去。一面遞了支香煙給古祝顯。一面問道。古大少。唔前天聽說僚碰着綁票。倒底阿有价事格。說時。替古祝顯劃上了火。古祝顯便在沙發椅上坐下。回答道。有是有价事格。接着。把那天怎樣碰着綁匪的情形。說了一遍。阿媛聽了。嬌聲說道。教我碰着仔。嚇呀嚇壞哉。古祝顯聽了。也笑了一笑。這時。房間裏的娘姨。已把鴉片烟具端正舒齊。古祝顯因爲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三回

四〇

日常事情繁忙。每天終要半夜過了。方才可以睡覺。所以早把鴉片抽上了癮。他便走近牀前。倒身躺了下來。阿媛也橫臥在右邊。手裏拿起鋼杆。挑了些鴉片。替他裝烟。那時。雖然已是八月天氣。但是暑氣未盡。所以古祝顯抽了一陣鴉片。熱得渾身是汗。慌忙抽起身來。娘姨遞來一把手巾。古祝顯接着，在臉上擦了一下。覺着身上熱得很不舒服。便提議到外面去兜一回風。反正自己有着現成的汽車。阿媛聽了。也表同意。便到裏面去換上一套衣服。臉上擦了些脂粉。把頭髮也略爲梳光了些。然後二人走下樓來。到了弄口。阿媛先跨進汽車。然後由古祝顯吩咐車夫。開向北新涇去。那時。皎月行空。繁星點點。古祝顯和阿媛。二人在汽車裏。吹着一陣陣的清風。好不涼爽。但在這時。忽然勾起



# 梨園春色



阿媛的心事來了。原來阿媛是寶麗的本家老二養着的討人。她在十四歲的那年。死去了她的父親。因為沒有錢辦理喪葬。由她的姨母介紹。賣她到老二那裏。她的母親。雖然不願意她的女兒。踏進這種門戶。但因逼着錢用。也是沒法。阿媛在老二那裏。過了不多幾時。就由老二請了一位烏師。每天教她學戲。到了十六歲的時候。阿媛已長大成。老二便領她到工部局裏。去上了捐便開始出應堂差了。在那年的秋天。有一個做交易所的客人。看她生得活潑伶俐。便替她梳攏。阿媛和那客人。倒也相親相愛。不多幾時。交易所失敗。那客人便從此絕跡不來。因此氣得生了一場大病。今年雖然還祇十八歲。但她生得很有志氣。覺着一個女子。常混在這種地方。將來終無好的歸宿。時常想嫁個可靠的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三回

四二

人。早些脫離火坑。現在看見古祝顯待她不錯。況且在社會上也  
有些名望。心裏倒很有幾分意思。但古祝顯在她的面前。從來沒  
有什麼表示。她自己也不便露出心意。這天。她坐在汽車裡。身  
上一陣涼快。忽然想起她自己的身世飄零。所以呆着半嚮。沒有  
說出話來。古祝顯看她坐在一邊。不聲不響。好像有什麼心事似  
的。便開口問道。你好端端的坐在車上。爲什麼又不樂意起來了  
。阿媛聽得古祝顯動問。益加觸動了她的傷感。兩眼裡幾乎要流  
出淚來。頓了一頓。回答着道。還勿是爲着自身呀。古祝顯道。  
你這樣年輕的人。自身有什麼心事。可以憂慮呢。阿媛道。因爲  
是年輕。才有擔憂呢。古祝顯便追問道。你憂慮的。是什麼心事  
呢。阿媛把手絹拭了拭眼。說道。像侏格種人。年紀輕格時候。



# 梨園春色



還有人來照顧。倒還嚇哈。將來年紀大了。常言說。人老珠黃不值錢。便嚇哈人來照顧。這才傷心呢。古祝顯道。看你生來是個孩子脾氣。倒也想到這一層呢。阿媛斜睨着眼。說道。眼前勿想。到年紀大了再想。有啥用場呢。古祝顯道。這事你不必過慮。像你這樣年輕漂亮的人。不怕將來不嫁個如意郎君。阿媛道。像佢格種人。將來會嫁啥個如意郎君呢。古祝顯道。你也不用客氣。倘若眼前有人要你。恐怕你還不答應呢。阿媛道。僚勿要鈍哉。佢格種人。有啥人要呢。說罷。對古祝顯瞟了一眼。這時。汽車在北新涇附近。已兜了一個圈子。他們二人。覺得身上有些涼了。古祝顯便吩咐車夫。開車回去。他把阿媛送到小花園弄口。才獨自坐了汽車回家。一天。古祝顯在阿媛那裏請客。邀了許多朋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 第三回

#### 四四

友。施道仁是當初的介紹人。當然也在被邀之例。他們吃過酒席。撤去了檯面。許多朋友。都興辭回去。祇存着施道仁和古祝顯二人。房間裏除了阿媛之外。本家老二。也坐在旁邊。施道仁對古祝顯打趣着道。四老闆。我看阿媛待你真好。爲什麼不把她討回去呢。古祝顯笑着答道。你不要儘自打趣。我那裏有這個豔福呢。老二在旁邊聽了。攙着道。四老闆。僚說得忒客氣哉。恐怕佢阿媛嚙不實梗福氣呢。施道仁道。你們也不要客氣了。我想四老闆很歡喜阿媛。阿媛也很願意嫁給他的。你倒說一聲。阿媛的身價。要多少。讓四老闆也好有個數目。老二道。倘然四老闆真格要味。我多呀勿說。少呀勿够。現在唔還虧着四千塊錢債。格筆銅鈿。唔想勒浪阿媛身浪出產哉。施道仁道。這個數目。也不



# 梨園春色



算多。你這話能算數嗎。老二道。那亨勿能算數呢。施道仁便問古祝顯道。四老闖。你看怎樣。古祝顯笑着。說道。你們說得起勁。恐怕阿媛還沒答應呢。阿媛被他這一說。頓時臉上漲起一陣紅雲。連忙逃進左邊廂房裏去。老二看見這副情形。說道。僚看阿媛幾化願意。阿會勿答應呢。施道仁道。既然如此。還是由我來做個現成媒吧。古祝顯和老二。都笑了起來。過了幾時。古祝顯果然把阿媛贖身了出來。但不便和程氏住在一起。所以另在送秋坊。租着一幢樓房。辦了全副紅木傢具。二人就此過着同居的生活。但世界上的事。終是喜極悲來。古祝顯和阿媛正過着甜蜜光陰的時候。嫦娥舞台裏。忽然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四回

四六

第四回 締結鴛鴦盡心任月老 挽回天地獨力定風波

却說古祝顯和阿媛。正過着甜蜜光陰的時候。嫦娥舞台裡。忽然發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原來嫦娥舞台。是由閣外閣遊戲場改造的。那房屋建築了已有二十多年。裏面的柱子。已有些走動。幸虧左右兩面。包圍着二層很高的鐵扶梯。所以外面一些看不出來。那時工部局救火會裏的頭腦。是從新加坡調來的一個救火員。名叫潘脫。他是個專門研究救火術的。從充當工部局救火會頭腦後。對於租界裏公共場所的建築。很是注意。他眼看嫦娥舞台的建築。已很陳舊。每天觀客。時常擁擠不堪。恐怕人數一多。容易發生危險。所以向工部局提議。限令嫦娥舞台拆除翻造。工部局總辦。也准了他的提議。便通知嫦娥舞台。限令拆屋翻造。古祝顯



# 梨園春色



接到了這個通知。好像晴天來了個霹靂。怔得呆了半天。後來他想。工部局既然這樣嚴緊。租界裏這許多戲館。決不會單獨限令嫦娥舞台拆造的。他便打電話到三馬路獨一舞台。和四馬路牡丹舞台去探問。那時。獨一舞台的老闆佟芝青。和牡丹舞台的老闆尤洪欽。也接着工部局的通知。教他們戲館裏。要添加救火用品。和防火裝置。否則取消執照。不准營業。他們一看。所開着要添加的東西。和裝置工程。很是重大。二人正在愁着。沒有辦法的時候。忽然接到古祝顯的電話。他們便約着晚上在獨一舞台聚集。商議對付的方法。到了晚上。古祝顯吃過晚飯。慌忙趕到獨一舞台來。那時。牡丹舞台的老闆尤洪欽。已先在經理室裡。和佟芝青商量着。二人看見古祝顯進來。忙起身招呼。古祝顯和他們寒暄了



# 梨園春色



一番。便各自坐下。討論怎樣應付工部局的警告。商議了半天。仍沒有辦法。後來由佟芝青想起了一個人來。看官。你道是誰。那人便是齊耀翔呀。原來佟芝青是當巡捕出身。他和齊耀翔的父親齊阿桂。很是要好。他的年紀。比齊阿桂小上一二歲。所以齊耀翔小時。稱呼他一聲叔叔。後來佟芝青積了些錢。在四馬路開起一家衆神茶園。邀了一副京班。演唱戲劇。工部局因爲那茶園的房屋狹窄。沒有簽發照會。那時。齊耀翔正調在總辦間裏當秘書。佟芝青便去託他設法。齊耀翔在賴伏生面前。解釋了一番。果然把照會簽了出來。佟芝青感激萬分。以後每逢工部局有什麼問題。他總是託齊耀翔去辦的。那天。他們商議沒有結果。佟芝青忽又想起他來了。尤洪欽也知道齊耀翔這人的。三年前。工部局因爲



# 梨園春色



租界裏妓院太多。所以實行抽籤禁娼。後來妓院愈抽愈少。四馬路滿庭坊迎春坊一帶。情形漸漸冷落起來。市面上的商業。也弄得蕭條不堪。齊耀翔應了幾個商界上朋友的託。在總辦面前。要求停止禁娼。那時總辦是魯和。對於齊耀翔是無話不聽的。後來商量結果。對於妓院。不再禁止。但在照會上面。加了二個條件。第一條。是妓女只許唱書。不許賣淫。第二條。妓院每晚過十二點鐘後。不許留客住宿。這一來。妓女便稱了校書。妓院改稱書寓。那時。尤洪欽有個姘婦。是舖房間的老家。曾經託人懇求齊耀翔。捐過幾張書寓照會的。尤洪欽在這上面。曾到手過一筆進款。所以他聽得佟芝青提起齊耀翔三字。拍手說道。對呀。這一來。被你想着了。這件事。除了他。沒有第二人能幹的。他們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四回

五〇

三人。便約定明天下午。去會齊耀翔。一同商酌。尤洪欽和古祝顯。才告辭回去。到了明天下午六點鐘光景。他們三人。已在獨一舞台集合。佟芝青和尤洪欽。祇有包車。便丟着不坐。和古祝顯一起坐了汽車。直上白克路來。那時。齊耀翔還沒有外室。所以他們直駛到齊耀翔的住宅門口。方才下車。由佟芝青摸出一張名片。叫傭人進去通報。過了一刻。齊耀翔親自出來迎接。尤洪欽和齊耀翔。曾見面過的。所以互相招呼着。古祝顯由佟芝青從中介紹一下。齊耀翔便把他們接進會客室裏。由傭人倒過了茶。佟芝青便把他們的來意說明。並且各人從身上摸出一封工部局的通知。授給齊耀翔。齊耀翔把三封信接來看了一遍。說道。這事我來和總辦商量一下。倘若能取消。最好。否則把裝置的工程。減



輕一些。三位以爲怎樣。他們三人。聽得齊耀翔說。可以和總辦商量。把裝置工程。減輕一些。都是喜出望外。同聲說道。我們只要能够照常營業。就是化些小錢。也是樂意的了。說罷。三人再三拜託。才告辭回去。過了幾天。他們接到齊耀翔的電話。說已經和總辦商量過。內部略爲要裝些防火器具。他們都滿口應允。一場偌大風波。終算平靜下去。古祝顯從這一次認識齊耀翔後。眼見他在工部局裏。有迴天之力。遂竭力的奉承他。空的時候。常到齊耀翔家裏來談談。有時接齊耀翔到嫦娥舞台去。看一回戲。這樣的日子久了。二人的感情。也漸漸地融洽起來。日後二人便弟兄稱呼着。古祝顯的年齡。實在比齊耀翔大上二歲。他爲表示着敬重起見。也稱耀翔一聲海駝哥。一天中午。古祝顯請齊



耀翔在送秋坊他的家裏吃飯的時候。寶麗老二帶了一個年紀二十歲左右的女子。來探望阿媛。那女子雖然生得臉色黧黑。倒也楚楚動人。古祝顯和齊耀翔吃過了飯。正在後房煙榻上抽烟。阿媛和老二。也走了進來。那女子很斯文的站在旁邊。古祝顯一面招呼她們坐下。一面指着那女子。對齊耀翔說道。海駝哥。你不是說抽烟的時候。沒有人替你裝煙嗎。老七生來很是溫靜。況且裝得一手好烟。倘若你把她討了回去。煙榻旁邊。不會再感到寂寞的了。老二聽了。說道。四老闖。僚又要搭佢阿七說笑話哉。僚是怕難爲情煞格。古祝顯道。啥人搭僚說笑話。說時。用手招着老七說道。阿七過來。替海駝哥裝兩筒烟抽抽。老七扭着不肯。經古祝顯再三呼喚。並且由老二在旁邊慫恿了一回。才走過來。



。古祝顯連忙起來讓她。老七便在齊耀翔的右邊躺下。右手拿起鋼杆。挑了些鴉片燒着。齊耀翔看她臉上。雖然生着幾點雀斑。面目倒還清秀。躺在一旁。也不說些什麼。只顧拿了烟槍。在裝着鴉片。老七一連裝了四筒。便抽起身來。老二因爲來了多時。便和老七告辭而去。他們剛走出門口。古祝顯便問齊耀翔道。你看老七怎樣。她裝的煙。還好嗎。齊耀翔笑着不答。過了那天。古祝顯有時陪齊耀翔。到小花園寶麗那裏去玩。有時在戲館裡。或在他家裏碰着了。終是由老七陪着齊耀翔裝烟。或者閒談一陣。二人厮磨久了。便漸漸的熱愛起來。到了齊盧戰爭那年。齊耀翔因爲老七虧空了許多債務。便勸她脫離青樓生活。把她娶了回來。所以古祝顯還是他們的撮合人呢。那天。齊耀翔正在抽烟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 第四回

## 五四

忽然聽得古祝顯到來。便吩咐女傭。請他上樓。過了一會。一陣樓梯聲響。門口走進一個扁圓面孔的大胖子來。齊耀翔揭起門帘。招呼着道。四哥。請到裏面來坐。古祝顯癢着嘴含笑道。慢好慢好。古祝顯走進門來。老七也站起招呼着道。四老闆。坐到楊浪來吧。古祝顯應了聲好。便在烟榻上。坐了下來。由女傭端過一杯茶來。齊耀翔對古祝顯道。坐着不舒服的。還是躺一回吧。說着自己躺了下去。古祝顯也橫臥在左邊。齊耀翔把抽過的烟斗換去。另外裝上一個烟斗。對古祝顯道。四哥。抽一筒吧。古祝顯謙讓着道。你先抽吧。耀翔道。我已抽過幾筒了。說時。把烟槍授了過來。古祝顯接着。對準烟燈的火勢。呼呼呼的幾口。已經抽完。齊耀翔又替他換了一個烟斗。古祝顯抽完了烟。拿起茶杯喝了。



# 梨園春色



幾口熱茶。對齊耀翔道。我聽得你們四少爺。還沒定親呢。現在趁三少爺結婚之前。我想做個媒。不知海駝哥心中怎樣。齊耀翔道。四哥看得起小犬。肯做媒作伐。兄弟豈有不允之理。但不知所說的。是誰家的小姐。古祝顯道。就是我們同鄉。謝順卿的女兒。今年十七歲。她是從小生在上海的。現在晏摩氏女學讀書。學得一手好鋼琴。臉也生得不錯。和你們四少爺配起來。真是一對璧人呢。齊耀翔聽得謝順卿三字。他已知道這人。是開着一月謝順記人力車行。和曼陀林菜館。家私也有十幾萬。論起門第。倒也相配。便回答道。四哥肯出來做媒。當然是不會錯的。待我和內子商量一下。便給你回音就是。古祝顯便從身邊。摸出一個紅色帖子。授給齊耀翔道。這裏是一個庚帖。你不妨和嫂夫人商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四回

五六

酌一下。齊耀翔接來。看了一遍。便放在烟榻上的抽屜裡面。二人又閒談了一陣。古祝顯才告辭回去。過了一天。齊耀翔便把這事告訴他的妻子。孫氏是個舊式的婦女。聽了這話。把庚帖拿到課壇上去合了一下。覺得沒有什麼沖尅。便也表示同意。等待古祝顯來時。齊耀翔就告訴了他。光陰荏苒。歲月似流。不多時。已是九月天氣。齊耀翔家裡。都忙着預備順貴的婚事。全宅男女僕人。忙着揩拭窗戶。洗掃庭除。孫氏指揮着辦理結婚用的東西。到了做喜事的那天。齊宅門口。紮着一座很高的牌樓。滿綴着五彩電炬。燈光燦爛。門內空地上。蓋了一個大布棚。裡面掛滿了賀聯喜軸。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在會客室對面。搭了一座戲台。上面掛着一堂錦繡門帘。大廳上的禮堂。佈置得堂皇富麗。



# 梨園春色



金碧輝煌。道喜的賓客。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到了結婚的時候。觀禮的男女來賓。已擠得水洩不通。那天。還舉行着順林的定婚禮。所以古祝顯也忙着奔波。到了晚上。布棚裡的戲台上。除了各舞台名角的堂戲外。又有各界票友的串戲。明天。又鬧了一天公份。這兩日裏。一條白克路上。汽車排列得密密陣陣。真是熱鬧非凡。齊耀翔忙過了順貴的婚事。心中好不歡喜。那知他的大兒子順隆。在這時候。鬧出了一樁事情。原來順隆生來是個油頭粉臉的公子哥兒。從小便依着他父親的勢力。在外面鬧事的。人家因為他是齊耀翔的兒子。都不敢和他為難。在他二十歲的那年。便成了婚。齊耀翔因為他已有妻室。就把他安置到工部局捐務處裏。當一個寫字。那時。齊耀翔和幾個朋友。在二十一號洋房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第四回

五八

裏。組織着一個中華體育會。裏面有各種的娛樂。順隆很喜歡研究京劇。每天從工部局散了回來。便和順富順貴二人。一起到會裏來練習。順隆學的鬚生。順富學的武生。順貴學着文武老生和紅生。三人着了迷似的。孜孜不倦。不上一年。成績已很不錯。逢着無論什麼義務戲。都有他們弟兄三人的串戲。那年冬天。內地幾省。鬧着水災很重。上海各團體。發起在天下游藝場裏。舉行賑災游藝大會。京戲由各票房擔任串演。中華體育會的京劇部。也被派着一天。那天戲目。是順隆的長板坡飾劉備。由順富配趙雲。順貴的水淹七軍飾關公。另有黃鏡奎和鄭紐中的夜戰馬超。其餘的是三娘教子。寶蟾送酒。和審頭刺湯幾齣。除了班底的開鑼戲。接着就是三娘教子。和夜戰馬超。審頭刺湯和長板坡



。是末二齣。中間夾着寶蟾送酒。和水淹七軍。開鑼的時候。黃鏡奎因爲忘帶了自己的私產行頭。便趕回家去拿來。那知到三娘教子快下場的時候。順隆看見黃鏡奎還沒有來。忙叫唱寶蟾送酒的。快裝扮起來。抵他的場子。等到寶蟾送酒上場。齊順隆想到賬房裏去打個電話。催詢一下。剛走到賬房門前。一眼看見黃鏡奎已在大門口。和一個收票的。正在爭執。順隆忙上前來問明原由。才知黃鏡奎已來了多時。因爲出去時。忘帶了徽章。所以那收票的。不許他走進門來。雖由黃鏡奎和他說明。是中華體育會的會員。但那收票的。不加理睬。並且態度很是強硬。要知唱戲的票友。都是公子哥兒。誰願意受這個委屈呢。所以二人便爭論起來。順隆便和二人勸解。誰知那收票的。堅決不答應通融。定



# 梨園春色



要黃鏡奎買了門票進去。順隆一看他有意和他們爲難。倒引起了他的肝火。便伸出手來。在那收票的臉上。拍的一聲。打了一記耳光。說道。咱們定不買票。看你有什麼本領出來。說時。帶了黃鏡奎朝裏便走。那收票的。收了這一記耳光。怎肯甘休。便衝上前來。拖住順隆便打。黃鏡奎眼看二人。已扭作一團。便丟了手中的衣包。把那收票的雙手抱住。順隆脫出身來。舉足向那收票的踢來。這時。旁邊有一個當游藝場稽查的。看見場內職員。在被人毆打。也不問情由。上前來將順隆一把拖住。順手一記耳光。這一來。把事情擴大了。黃鏡奎看見稽查加入打人。便摔了那收票的。拾起衣包。飛奔到後台來。報告大眾。順富順貴等聽得這個消息。臉上化裝好的臉。也不擦去。忙趕到大門口來。果然看



# 梨園春色



見一羣人。在圍住若順隆毆打。便擁上前來。將一班動手的人拖住。一窩蜂已攔住了四人。就押到後台。大家因爲顧全台下的觀客起見。也不問情由。把他們關在化妝室裡。那知逃去的幾個人。眼見自己的同伴。被他們攔到後台去。便到外面邀了十幾個流氓。手裏拿了木棍鐵尺。直衝進後台。想把關着的四人劫回。於是後台砰砰碰碰。打得落花流水。在場上唱戲的。聽得後台打起架來。也不管戲唱完了沒有。便跑下臺來。加入作戰。場內的觀衆。看見秩序已亂。都蜂擁的奔了出來。鬧得新天下裏。滿城風雨。齊順隆眼看自己的人。困在一隅。團團圍住。一時衝不出來。自己便乘機溜到臺前。跳下場內。直向外面奔去。過不多時。順隆率領了十幾個彪形大漢。手中都拿了手槍。全是捕房裏的包探。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四回

六二

浩浩蕩蕩的。奔向後臺而來。那班流氓。看見來人都帶着武器。一個個心慌起來。想乘機溜去。但說時遲。那時快。一班包探。都已舉起手槍。對準了他們。不許動彈。順隆便把爲首肇禍的收票。和一個稽查。指了出來。由兩個包探。摸出兩副手銬。鎖了起來。其餘的。由另外幾個包探。先押着到捕房裏去。順隆眼見自己方面的人。雖然有的打得指破。有的打得額上流血。但還沒有大碍。衆人因爲新天下的職員。有意侮辱他們。並且膽敢率領流氓。攜帶武器。到後台來行兇。新天下的經理。從沒出來阻止。顯見有包庇行兇的嫌疑。要求包探。帶他一起到捕房裏去嚴辦。這時。新天下的經理。名叫鄒潤經。聽得職員打了齊耀翔的兒子。他早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又聽得要把他一起帶到捕房裏去。



# 梨園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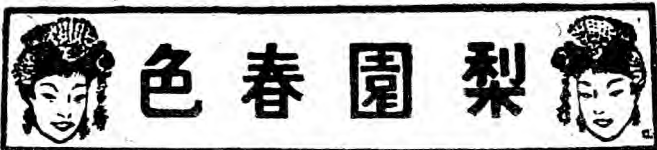
真唬得他魂飛天外。這時。當總稽查的。名叫劉永根。他也是捕房裏充包探出身。鄒潤經便叫他出來。向大眾道歉。大眾都不答應。急得鄒潤經無法可想。後來由劉永根想起。現在捕房裏的總探長李辛甫。是齊耀翔一手提拔的人。倘若請他出來。或者可以把這風潮勸散。便急忙趕到李辛甫那裏。求他幫忙。李辛甫說道。齊家幾位少爺。不是好惹的。這事。非請齊耀翔先生。本人出來不可。劉永根便懇求他一起上齊公館去。李辛甫道。這事你我二人去。有些不便。最好請鄒潤經一起去。倘若他老人家不答應。還可哀求一番。要是答應了。鄒潤經便可和他一起上新天下去。那時。便不會難爲他了。劉永根道。這事倒也不錯。我來打電話。叫鄒先生到這裏來。我們一起去吧。說罷。便到外面廂房裏去打電話。



# 梨園春色



。過了一會。鄒潤經已僱着汽車。趕了過來。見過李辛甫。忙道謝了一番。三人便出門坐上汽車。回到齊耀翔家來。李辛甫把新天下裏。所聞的事。原原委委的說了一遍給齊耀翔聽。劉永根才竭力懇求他出去勸解。鄒潤經哭喪着臉。哀求着道。齊先生。這事都是我姓鄒的用人不當。今晚勞你的駕。出去勸解一下。倘若幾位少爺能平了氣。真是感激萬分呢。不然。我這包庇行兇的罪名。實然担当不起呀。說時。兩眼圈一渾。幾乎掉下淚來。齊耀翔因爲他們說得懇切。並且看見鄒潤經的形狀。十分可憐。便答應了下來。鄒潤經連忙作揖道謝。四人一起坐了汽車。直向新天下而來。齊耀翔見了自己的兒子。先訓斥一番。然後問大眾起事的原因。他一聽因爲收票的太固執。便造成了這場禍端。後來由



齊耀翔勸說了一番。大眾纔說道。既然齊伯伯出來勸解。無有不答應的。現在我們提出二個條件。倘若他們能答應的。便算完事。齊耀翔道。二個什麼條件。你們且說出來聽聽。大眾道。第一個。行兇的收票員和稽查。一起停職。連同幫兇的流氓。交捕房裏去嚴辦。第二個。新天下經理。到戲台上親自祭神。並向大眾道歉。鄒潤經在旁邊。聽得兩個條件。並不難。心中一寬。一隻嚇得面無血色的臉上。頓時泛出一陣紅來。忙答道。這二個條件。可以答應。馬上照辦就是。便由兩個包探。帶了二個職員。到捕房裏去。齊耀翔和李辛甫二人。也告辭回去。大眾便回到戲場裏來。這時。觀客都已散去。他們便在座位上坐下。過了一刻。鄒潤經由劉永根陪着。到戲台上點了一付香燭。說了幾句道歉的





# 梨園春色



話。大眾才鼓了勝利的掌聲。一哄而散。從這事以後。齊順隆在朋友面前。被稱起了大阿哥。於是有了個齊老大的綽號。有時。被朋友勸着到戲院裡去看戲。或者到妓院裏去閒遊。他也以老大自居。所以他的揮霍。也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這年。他家裏正在籌備着順貴的婚事的時候。他和生意上一個名叫天妃老九的。正打得火熱一般。每天從工部局散了出來。便盤桓在老九那裏。二人吃過了晚飯。不是看戲。便是逛跳舞場。老九因爲他是齊耀翔的大公子。所以竭力地巴結他。但順隆每月的收入有限。那裏够他這樣的揮霍呢。平時無非向朋友去挪借。到了中秋節相近。朋友都向他要錢。他自己另外也有許多的開支。正在無法籌措的時候。忽然被他異想天開。施出一個錦囊妙計。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情急智生冒名施巧技 心領神會演劇播新聲

一天下午。順隆正在天妃老九那裏打茶圍的時候。忽然聽得舖房間的本家老三說。有幾份人家。下節想舖房間。因爲工部局裏的書寓照會。已經額滿。所以沒有法想。倘若有人能幫他們。領出幾張照會來。化上一千和八百塊錢。他們也是願意的。齊順隆聽了。心想這倒是筆好生意。可惜簽照會要得到外國人的同意。不然。很可以做得。後來他眉頭一縐。笑對老三說道。這事。你們爲什麼不來託我呢。我們在工部局裏辦事的。和外國人。終是商量得通的。老三聽了。說道。對呀。我真忘記忒哉。齊大少是勒浪工部局裡。況且老太爺。是勒浪工部局裏當着大權。格椿事體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五回

六八

。真應該託僚呢。順隆道。倘若真有這事。不妨我和外國人先商量一下。再作道理。老三道。話是的的確確格。倘然僚能够想法子。將來還有人來託僚呢。齊順隆點了點頭。過了一天。齊順隆對老三說道。那件事。我已經和外國人商量過。可以想法子。不過每張照會。要二百塊錢的運動費。老三道。錢倒不多。我來去叫她們來。當面商議吧。說時。便走了出去。不多時。果然領了二個年約四五十歲的婦人來。老三指着順隆。對她們說道。格位就是齊大少。俚篤老太爺。就是齊耀翔。從前工部局抽籤禁堂子。就是俚僚勸工部局停止格。所以託齊大少去領照會。一定勿會錯格。她們聽了。都點了點頭。當時講定領四張照會。先付四百塊錢。其餘待簽出了照會。一齊交付。她們便把鈔票和女校書的



像片。都交給了順隆。順隆也表示同意。便點了點鈔票。和像片一起收了。過了兩天。順隆已把四張照會領出。她們也照付了其餘的四百塊錢。這個消息。傳了出去。一般想鋪房間而沒有領到照會的人。都從天妃那裏。來託順隆捐領照會。不到半月。前後領了二十多張。順隆經手了四千多塊錢。到了中秋節。非但不見他愁眉蹙額。反而比平時濶綽起來。到了十月相近。工部局將發冬季照會的時候。捐務處裏的西人。照例要到各妓院裏去巡查一番。在這時。那西人覺得所有的妓院。比簽發的照會。多了幾家。仔細在照會上審查。發現有二十幾張照會上的簽字。有些可疑。便向她們查問照會的來源。有幾家一時不敢說出實情。後來經那西人一再追問。便吐出託齊順隆捐領照會的情形來。那西人得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五回

七〇

知原委。回到工部局去一查。果然發見幾本空白的捐簿上。有的撕去一張或者二張空白照會。原來齊順隆所領的照會。都從這裏撕去。私自仿着西人的筆跡。簽了一行名字。才帶到外面去。那西人當時便把齊順隆看押起來。要送他到捕房裏去。後來得知他是齊耀翔的兒子。便把這事報告給他。齊耀翔聽了。十分震怒。決意要把順隆。送進捕房裏去。後來那西人因爲碍着齊耀翔的面子。所以祇革去了順隆的職務。沒有送進捕房裏去。從此以後。齊耀翔對順隆。非常輕視。在家裡見面的時候。連正眼都不瞧他一下。順隆也迴避着不常見面。這裏暫且不提齊家的事。且說古祝顯做着嫦娥舞台。倒也平安無事。那知在這年的十月裏。時局和他反起臉來。國民軍已打倒了江西南昌。接着上海鬧了幾次革



# 梨園春色



民黨人起事的風潮。累得上海天天戒嚴。每到深夜十二點鐘。華租交界的地方。便斷絕交通。後來浙江省長夏超。響應國民軍。在杭州嘉興一帶。宣佈獨立。上海益加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等到孫傳芳派兵。把夏超打敗。但上海人都已成了驚弓之鳥。前後三個多月。上海的商業。一落千丈。尤其是各處娛樂場所。冷落得門可羅雀。古祝顯開着的嫦娥舞台。竟虧本得不能維持。後來時局稍爲平靜。古祝顯心想。再過一個多月。就是舊歷新年了。到了那時。雖說所有虧去的錢。還可以掙回轉來。但自己手中。已無錢財。怎能維持下去呢。在這沒路可走的時候。忽然被他想起齊耀翔來。便在一天晚上。吃過了晚飯。連忙趕到白克路來。一見了齊耀翔。便哭喪着臉。說道。海駝哥。這一次。你要救我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五回

七二

一救。我這戲館裏。幾個月來。已虧得不少。倘若你不幫我忙。我也站不住了。說時。眼眶裏幾乎流出淚來。齊耀翔本來是個善心腸人。一聽古祝顯的話。很是悽慘。看他的形狀。又很可憐。便安慰着道。四哥。你有什麼患難。儘管可以商量。倘若兄弟辦得到的。無有不幫忙的。古祝顯道。我想現在到陰歷正月裡。還有一個多月。倘若不維持下去。不是眼睜睜看着新年裏的生意。給人家做去。但欲維持下去。非有二萬塊錢不可。但這一個數目。教我現在那裏湊去。所以我想這件事。要你老哥帮忙的了。齊耀翔一聽。他原來缺少資本。維持戲館。便道。這件事情。還容易辦理。但我自己。也沒有這許多錢。不過我來替你招些股子。湊足這個數目就是了。古祝顯聽了。喜道。海駝哥。你這樣幫我



# 梨園春色



的忙。我真不知要怎樣感謝你呢。但我還有一樁事情。不知你能否辦到。齊耀翔道。什麼事情。你且說了出來。古祝顯道。我想戲館裡。儘唱着老戲。和連台戲。沒有什麼號召力。倘然能够男女合演。在連台戲裏。一定很能叫座。不知這照會。能捐得出來嗎。齊耀翔道。這事情。我想是容易的。外國的戲館。都是男女合演的。我想總辦不會十分反對吧。待我去試試看。古祝顯聽得二件事情。都有辦法。真是喜出望外。連連道謝了幾聲。才告辭回去。過了幾天。齊耀翔果然把男女合演的照會辦好。並且籌集了二萬塊錢股本。一萬塊錢。是他自己的。另一萬塊錢。是由他的妻舅孫梅林。和他的新親郭家。湊合來的。古祝顯聽得這個消息。喜得笑着癩嘴。合不攏來。雙膝跪在齊耀翔面前。說道。海






# 梨園春色



駝哥。你這樣熱心幫忙。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齊耀翔忙把他扶起。說道。這些小事。用得到四哥說出這種話來。真是不能算爲自己弟兄了。古祝顯站了起來。說道。既然如此。我對於嫦娥舞台。只要留個名義。經理一職。准由老哥擔任。可以指揮一切事務。齊耀翔道。這倒不必。況且我在工部局裏。事情很忙。外面再也不能兼顧商業的了。後來經古祝顯再三要求。派幾個職員。可以幫同辦事。齊耀翔纔說道。你既然這樣要求。這一萬塊錢裏。那一萬塊錢。是我的妻舅。和郭家併合起來的。我就派我的內姪孫貴松。和郭家的姪子郭品吉。每天晚上。到戲館裏來幫同照顧。反正星期六和星期日。有日戲的時候。他們也是空閒的。其餘賬房裏的職員。仍由四哥去安排是了。古祝顯表示同意。當時



# 梨園春色



便商定把嫦娥舞台。作爲四股份。古祝顯原有的生財。作爲二份。齊耀翔一份。孫梅林和郭家合一份。二人便開始討論着。怎樣安排角色。古祝顯因爲嫦娥舞台原有的台柱老生盛春恆。儻然聘了女角兒來。他的名牌。不肯讓下。所以提議邀牡丹舞台歇下來的玉麒麟。抵他的缺。並且決定女角兒聘蕭雪芳。因爲她曾經黎大總統的賞識。比較容易號召些。並且她有個妹子。名叫蕭秋芳。是唱老生的。配起單齣戲來。也很便當。齊耀翔聽了。也很贊成。過了幾時。報紙上登出了嫦娥舞台男女合演的廣告。並且刊出了斗大的蕭雪芳三字。上面注着。重金禮聘。南北聞名。花容月貌。絕色佳人。唯一坤角。青衣花衫。幾行小字。下面印着。靜養數天。擇吉登台。八個大號鉛字。上海人本來是少見多怪。



# 梨園春色



的。見了嫦娥舞台登着男女合演的廣告。並且羨着蕭雪芳的艷名。都眼巴巴的等着。去賞識一下。到了蕭雪芳登台的那次。嫦娥舞台。早已擠得滿坑滿谷。古祝顯見了。喜得一隻好久沒有笑容的臉上。又癡着嘴。笑得合不攏來。蕭雪芳本來是一個月的合同。後來因爲叫座力很好。所以不等到合同期滿。續訂了三個月的合同。嫦娥舞台。爲號召看客起見。另外編排了一部連台本戲孟麗君。但在這時候。古祝顯因爲得意忘形。又惹出了一樁事情。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飛絮無心伶人遭橫禍 落花有意浪子受鍾情

且說。古祝顯由齊耀翔招到二萬塊錢股本的時候。由齊耀翔派了孫貴松和郭品吉二人。在戲館裏幫同辦事。古祝顯因爲孫貴松是



# 梨園春色



齊耀翔的內姪。所以派他當總監察。郭品吉當着總稽查。但孫貴松是個好勝的青年。今年還祇二十四歲。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他平時由齊耀翔介紹在工部局裏當寫字。晚上。便到嫦娥舞台來辦事。他天生就一副陰沉沉的臉孔。心計又很靈巧。逢到比較為難的事。旁人想不出方法來。他祇要沉思一回。便能從從容容的應付過去。所以嫦娥舞台裏的人。見他很有幾分怕懼。他因爲自己是股東之一。並且又是奉他的姑丈。委派他來辦事的。所以對於任何事情。很是認真。但古祝顯看他年輕。倒也不放在心上。一天。正是營業滿了一月。股東分派小賬紅利的時候。忽然被孫貴松看出弊病來了。他忙拿了一份報告單。趕到齊耀翔家裏。對他說道。姑夫。這事情不對呀。怎麼四老闆做的報告單。數目上差了許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第六回

七八

多呢。齊耀翔聽了。一時摸不着頭緒。問道。貴松。爲什麼事。你用得着這樣大驚小怪的。孫貴松從身邊摸出一本日記簿來。指着說道。我說的。這報告單。做得不對呀。你瞧。每天的營業。我是用日記簿記着的。現在這上面。不是差了七千多嗎。齊耀翔對孫貴松指着的日記簿上。和報告單的總數。比了一下。果然相差七千多塊錢。便問道。每天營業的報告。不是在四老闆那裏嗎。你怎會知道這數目呢。貴松道。我是每天在他們結賬的時候。站在旁邊看着。然後私自記了下來的。齊耀翔道。那末。你這數目。不會錯的了。貴松道。當然不會錯的。況且正賬一錯。那加一的小賬。我們股東。又要吃虧不少呢。齊耀翔聽了這話。心想古祝顯我待他真是不錯。他到了患難的時候。才來求教我。現在



# 梨園春色



竟掉起我的槍花來了。心裏好不火冒。馬上打了一個電話。到嫦娥舞台。古祝顯接到電話。聽得是齊耀翔請他。連忙趕了過來。看見孫貴松也在那裏。兩人便招呼了一下。齊耀翔仍裝着沒事。對古祝顯道。近來戲館裏的生意不錯。這一月的報告單。有算出了沒有。總共做了多少生意。古祝顯答道。報告單。早已結出。我正要送一份到這裏呢。說時。從身邊摸出一份紅帖。上面寫着一月來的收入和開支。和那報告單上。絲毫不錯。齊耀翔看了一遍。說道。我看這上面的數目。有些不正確吧。你和賬房問裏。對過沒有。古祝顯道。海駝哥。這個你請放心。賬目上面。一些不會錯的。齊耀翔聽了。笑道。四哥。你不要見氣。內姪貴松。對於每天營業的數目。他是用日記簿抄好了的。現在請你看一看吧。



說時。將日記簿翻開。指點他看。古祝顯冷不防有這樣一來。究竟賊人心虛。他看了日記簿上的數目。兩頰漲得緋紅。齊耀翔看他窘了起來。便道。這事。我想四哥。不會有意的。一定是那賬房弄錯了。古祝顯便乘機應道。或許是的。因為我事情很忙。沒有和他們核對一下。我回去。調查過後。再來報告給老哥聽吧。說罷。抽起身來。告辭就走。後來古祝顯雖把這事。粉飾過去。但齊耀翔心中。已覺得很不滿意。現在這邊。暫且擱住不提。且說從前在嫦娥舞台演唱的盛春恒。自從脫離嫦娥舞台後。因為自己沒有地盤。心中很不樂意。況且唱戲的。有個迷信。儵然正月裏沒有班子。認為是一年的不利。所以竭力的想法成班。那時。牡丹舞台的老闆。名叫尙玉清。他從尤洪欽那裏。接手下來。



# 梨園春色



因爲受着時局的影響。虧折不少。所以不願再幹下去。盛春恒聽得這個消息。連忙前去接洽。幸虧盛春恒的妻子錢氏。手中有些積蓄。所以盛春恒便聯絡了從前一起在嫦娥舞台演唱的劉笑衡。共同招了些股本。把牡丹舞台盤了下來。他自己做後台經理。由他的哥哥盛雲恒。管理前台。佈置妥當。便在正月初一開鑼。起初幾天。雖唱着單齣戲。生意到也不錯。到了初五晚上。便唱他在嫦娥舞台演過的拿手戲周文王。那天晚上。把牡丹舞台擠得個實實足足。盛春恒因爲散戲以後。還要排戲。所以他唱完了自己的角色。不等完戲。便走出後台。想回到家裏。去休息一回。那知他剛走出戲館門口。還沒有跨上汽車。背後便有人對準了他。砰砰的連發幾槍。盛春恒聽得槍聲。忙回身躲避。但身上已中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第六回

八二

了兩槍。便在戲館門口。倒了下來。這時。接連的槍聲。把牡丹舞台裏的看客。都嚇得跑了出來。只見盛春恒已倒臥在門口。鮮血滿身。待等巡捕趕來。兇手已逃得影踪全無。巡捕看見盛春恒的胸前。還在透動。連忙用汽車送他到仁濟醫院。一面去報告捕房。等到盛雲恒和錢氏。聽得盛春恒被人打傷。趕到醫院裏來。盛春恒已不省人事。錢氏見了這副情狀。急得雙腳直跳。哭得暈了過去。後來由醫院裏的人。把她勸住。但盛春恒因為受傷過重。不到二天。便氣絕身死。這事情發生以後。社會上哄動一時。捕房方面。對於行刺的兇手。很是注意。不多幾時。果然捉到了一個兇手。經捕房裏嚴厲審問。他才供出是受古祝顯一個徒弟的委託。去行刺盛春恒的。因為盛春恒從前在嫦娥舞台。爲了牌子問題。



# 梨園春色



不肯搭班演唱。當時。古祝顯曾限他二個條件。第一個。盛春恒在別家戲館演唱。不許懸掛二牌。第二個。盛春恒在別家戲館演唱。不許演在嫦娥舞台唱過的新戲。那天。盛春恒把周文王的戲目貼出後。古祝顯得知了。很是惱怒。在戲館裡說道。盛春恒真是利害。他竟不聽起我的話來。這小子。我終要給些手段他看看。這時。他那徒弟。也在旁邊。到了初五早上。便來找我。他對我說。倘然把盛春恒打死。好在古祝顯面前。獻個功勞。捕房裡聽得了這個口供。認爲古祝顯有重大的嫌疑。慌忙派了包探和巡捕。到嫦娥舞台。和古祝顯家裡來拿捉。幸虧古祝顯早已聽得風聲。已經躲避開去。這時。却忙了送秋坊的阿媛。聽得捕房裏要捉古祝顯。急得極汗紛披。獨自呆了半天。過了一會。心想這事。



只有去求齊耀翔幫忙。或者可以想個方法。連忙換了衣服。坐着汽車。趕到白克路二十一號來。這時齊耀翔還沒回來。阿媛見了老七。哭喪着臉道。七阿姐。格樁事體。那能弄法。倘然巡捕房裡真格捉人去。勿要弄出性命來格。說罷。放聲哭了起來。老七見她哭得可憐。忙安慰着道。僚勿要性急。讓海駝回來。唔來替俚商量商量。阿有啥個法子。可以弄好格樁事體。阿媛聽了。才止住了哭。說道。謝謝僚。倘然能够想法子。終要求僚幫幫忙哉。這時齊耀翔正從外面回來。老七便把阿媛的來意。告訴他聽。齊耀翔縳着眉。說道。這是人命案子。況且那兇手。在捕房裏已供出古祝顯的名字。怎麼可以想辦法呢。阿媛聽得說沒有辦法。一陣傷心。又哭了起來。哀求着道。齊先生。僚總要想個方法



# 梨園春色



。將來弄好仔。俚條勿會忘記條格。說時。嗚嗚咽咽的哭了一陣。齊耀翔本來是很和善的人。看見阿媛這樣傷心。已經有些不忍。後來經老七在旁邊慫恿了一陣。纔說道。待我先到捕房裏。去調查一下。倘有方法的。我再來奔走就是。阿媛連忙道謝。才辭別回去。那時。巡捕房裡刑事科的西探長。名叫愛埃司。是總巡麥高英的心腹人。對於這件案子。很是認真。齊耀翔便去懇求麥高英。通知愛埃司。對於這事。放鬆一些。一面齊耀翔親自去訪愛埃司。請他幫同想法。使古祝顯脫去犯罪嫌疑。愛埃司一面受麥高英的通知。一面由齊耀翔的請求。當然不再認真的了。但那時會審公廨。已經政府收回。改組臨時法院。這案子。是捕房起訴的。法院方面。倒是沒有辦法。後來由愛埃司請捕房律師伯良來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六回

八六

共同商議。才想出了一個方法。對齊耀翔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齊耀翔得到了這個辦法。便回去通知阿媛。到了法院裏開庭的那人。古祝顯也親自到案。法官審問的時候。那兇手祇供說盛春恒是他打死的。因為和他另有宿怨。以前所供受古祝顯的徒弟指使。因為和那人有仇。所以誣攀的。法官又問他和古祝顯相識否。那兇手供說和他素不相識。這時。有許多商舖。願意向法院裏具保。證明古祝顯是確有身份的正式商人。這一來。證明古祝顯與此案無關。便脫卻了犯罪的嫌疑。過了這事。古祝顯又投了一個大亨。名叫白銀華的為師。恐防以後再有意外發生。這事平靜以後。那邊牡丹舞台的盛雲恆和劉笑衡二人。自從盛春恒死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時走頭無路。正在沒可奈何的時候。忽然跳



# 梨園春色



出一位救星來了。那人是誰。原來就是說破古祝顯舞弊的孫貴松。他自從進了嫦娥舞台後。被他東探西掏的。把開戲館底內容。一籬腦兒都學會了。後來看見古祝顯手續不清。他心中老大的不開心。時常想有機會的時候。另外去做個戲館。後來盛春恒死了。牡丹舞台沒有人敢出來維持。孫貴松很想嘗試一下。但他覺得自己的能力不夠。便慫恿着齊耀翔脫離嫦娥舞台。一面託人指點盛雲恒和劉笑衡二人。去懇求齊耀翔。出來維持。齊耀翔本來是無求不應的。經着他們這樣的夾攻。當然是答應了下來。一面便向古祝顯提議拆股。一面囑孫貴松和盛雲恒等。預備牡丹舞台的事情。古祝顯聽得齊耀翔提議拆股。心中雖是很不願意。但平時碍着孫貴松在旁邊。做事很不方便。所以樂得答應下來。這時。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六回

八八

孫貴松看見兩面的事。果然如願以償。心中好不歡喜。便和盛雲恆等。竭力安排開幕的事情。一便拍電報到北京。邀馬立良和新硯秋二人。來號召觀客。到了開鑼那天。孫貴松當着前台經理。果然得意揚揚。但過不多時。時局徧又發生變化。國民軍打到浙江。上海又戒嚴起來。外加馬立良上次在獨一舞台演唱的時候。曾經得罪了一位票友。所以這次登台。各票房都不去捧場。這時。孫貴松眼見着生意不起。心中又焦急起來。等到馬立良和新硯秋二人。一個月的合同期滿。便又邀了安世元和程玉清二人。終因受時局的影響。不能叫座。孫貴松見了這副情形。正在滿腹躊躇。無法可施的時候。忽然那天報紙上。刊着一段長篇累牘的新聞。題目是鄒陳婚變記五個大字。孫貴松仔細看那下面的新聞。



# 梨園春色



原來是上海錢業界有名的巨紳陳潤卿。他生着一個女兒。名叫執賢。今年二十二歲。生得花容月貌。姿色動人。在八歲的時候。曾由她的父親。許配給一個姓鄒的朋友的兒子。名叫榮元。那時。陳潤卿是在姓鄒的錢舖子裏。當夥計的。所以對於這件親事。認爲女兒高攀了店東的兒子。實在是件榮耀的事。後來陳潤卿積了些錢。到上海來。也開了個錢舖子。因爲他鑽營得法。不上幾年。便積了十幾萬的家私。那時。姓鄒的因爲做交易所。投機失敗。不多幾時。竟一病去世。家道就此衰落起來。現在執賢已長大成人。在家裏穿綢着緞。過慣富家小姐的生活。聽得夫家現在一貧如洗。那裡願意去當窮措大的老婆。所以提議要和夫家離婚。陳潤卿雖然對於這事。碍着自己的身份。說不出話來。但膝下祇有這一個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六回

九〇

粉裝玉琢的女兒。疼愛異常。那裏願意她去受着苦呢。所以借着女兒已長大成人的。婚姻不便父母專制的好題目。由執賢去鬧着。於是釀成了這一件婚變的訟案。孫貴松看完這段新聞。覺得在這案的女主角方面。載着不少的浪漫行徑。忽然想起前幾個月。上海發生了一件主僕戀愛的新聞。申江舞台根據着排了一齣新戲。不知掙了多少的錢。偷把這一段新聞。排演起來。倒也能哄動一時呢。當下便和盛雲恆劉笑衡二人商量。他們也表示同意。孫貴松即刻叫做廣告的。撰了一個預告。送到報館裏去。到了明天。各報的戲目欄裡。果然刊着牡丹舞台排演實事新劇。鄒陳婚變記的預告。這一來。旁的不打擊。只把一個陳潤卿。急得直跳起來。心想這樣一來。非但對於自己的名譽攸關。況且牡丹舞台的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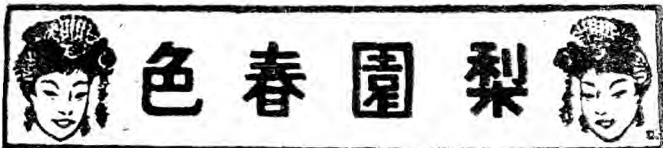
裏。還有許多窮兇極惡的穿插。對於自己。一定攻擊得體無完膚。便跑到他的常年法律顧問何開森大律師那裏。去商量對付的方法。何律師聽了。根據了他的意思。寫了一封信。送到牡丹舞台去。要求停止開演。孫貴松接到了信。非但不理。並且把報上的預告。特別放大起來。陳潤卿看了。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就叫何開森律師。向法院提起控訴。何律師便撰了一個狀紙。說牡丹舞臺未曾得到本人的同意。貿然將他人的姓名。刊登報上。編排戲劇。顯屬有意毀謗。要求禁止開演。到了開庭的那天。孫貴松也請了伍修功律師出庭。結果。法院裡不能阻止舞臺編排戲劇的自由。祇警告牡丹舞臺。不許擅用原告的姓名。伍修功律師表示同意。陳潤卿聽了這個消息。心想這事還不是澈底辦法。回到家來



# 梨園春色



。便託人到牡丹舞臺去疏通。孫貴松心想。排這齣戲。原也想掙幾個錢。現在陳潤卿既託人來疏通。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勞而獲的錢。誰願意拒之門外呢。便開了一張佈景廣告等費用的損失單。總計六千多塊錢。對來疏通的人說道。倘然陳潤卿願意償還我們的損失。可以停止開演。否則我們爲顧着血本起見。實在萬難通融。那人把這意思。回來報告。陳潤卿聽了。心想既可停止開演。錢財兩字。可以商量的。但六千多塊錢。實在太大了。後來經雙方幾次磋商。由陳潤卿拿出三千塊錢了事。孫貴松除去了幾天廣告費的開支。約模二百多塊錢。淨多了一千七百多塊錢。心中好不歡喜。那時。國民軍早已佔領江浙二省。上海時局。稍爲平靜。孫貴松心想邀京角兒。開支很大。倘然不能叫座。豈不又要



賠累。便和盛雲恆等商議。改演連台本戲。那時。劉笑衡忽然想起盛春恆生前。曾有一齣演述上古時代的劇本。名叫翻天覆地。已經喧傳了好久。從來沒有演過。便把內容說了一遍。孫貴松聽得情節很是離奇曲折。便決定編排這部新戲。一面聘請繪佈景的畫師。趕做機關佈景。一面因爲角色不够。另外邀了一個老生程筱穆。和坤角雲麗娟。由盛雲恆和劉笑衡二人。每天散戲以後。率領全班演員。在後台排練。足足的籌備了一個月光景。報紙上也登了許多鼓吹的廣告。到了開演的那天。果然吸引得一般觀客。像着了瘋魔似的。擠個不退。頭本新戲。足足演了三個多月。孫貴松見了這個情形。喜得心花怒放。但孫貴松究屬年輕。在這得意的時候。不免荒唐起來。逢着戲館裏空閒的時候。常流連在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六回

九四

妓院和烟館裡。一天。正是星期六的下午。牡丹舞臺散了日戲。孫貴松從戲館裡出來。朝東新橋烟館裏去的時候。在寶裕里弄口。遇見一個年約二十歲左右的女子。生得身材婀娜。體態輕盈。嫵娘婷婷的在前面走着。並肩偕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子。孫貴松忙走上前去。朝她看了一眼。見她生得面似芙蓉。眉灣似月。眼珠烏黑。鼻尖端正。櫻唇小口。染着殷紅胭脂。身上穿着一件淡湖色印度緞旗袍。腳上套了蜜色長統絲襪。和一雙淡黃色的高跟皮鞋。頭髮燙得灣灣曲曲。像風吹微波。孫貴松正看得出神的時候。那女子剛回過頭來。和他打個招面。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他瞟了一眼。接着展歷一笑。這一來。把孫貴松的魂靈兒。攝到了九霄雲外。身體好像觸了電似的。只顧釘住了那女子走着。不多



一會。孫貴松剛要走進煙館裏去的時候。那女子和着她的同伴。也朝那門口裏走了進去。孫貴松便跟在後面。到了樓上。那女子在一個烟榻上躺下。她的同伴。坐在旁邊。孫貴松便在她的對面。揀了一個榻位坐下。這天。孫貴松在抽烟的時候。全副精神。都注意在那女子身上。只見那女子。有時也暗暗的瞅着他幾眼。待等那女子抽過了烟。起身回去。孫貴松才問着裝烟的茶房道。剛才那女子。是叫什麼名字。茶房問道。不是在對面抽烟的那個嗎。貴松道。正是。那茶房答道。她姓彭。名叫慧娟。今年還祇二十歲。她的父親。也是個有名的商人。她在前年。嫁給一個富商蔡峰朝的兒子做媳婦。結婚不到半年。她的丈夫死了。現在正守着寡呢。那個同來的女子。就是她的小姑。名叫鳳貞。今年才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六回


九六

祇十五歲哩。貴松聽了。說道。既然她的丈夫死了。怎麼她的翁姑。會讓她這樣年輕的寡婦。到外面來呢。茶房答道。這裏面。有個道理。因爲他們結婚的時候。她的丈夫。已害着毛病。後來死了。她說她的翁姑。有意害她的終身。所以鎮日的在家裏吵鬧。後來拗不過她。所以由她到外面來散散。這小姑。算伴着她一起來玩的。孫貴松聽了。點着頭。記在肚裏。過了多時。孫貴松和彭慧娟。在烟館裏見面的次數多了。有時也含笑招呼起來。一天下午。孫貴松正在抽烟的時候。看見彭慧娟獨自一個人來。便問道。彭小姐。今天你的同伴。爲什麼不來呢。彭慧娟答道。她今天有些不舒服呢。說罷。笑了一笑。孫貴松心想。今天正是極好的機會。等到彭慧娟抽過烟。走下樓去。孫貴松忙跟着出來。走



到弄口。對彭慧娟說道。彭小姐。我見了你。很想和你談談。但是苦了沒有機會。今天你一個人。真是好極。可否我們到那裏去談上一回。彭慧娟釘了孫貴松一眼。微笑道。我早已看出你的意思來了。我們到那裏去談呢。孫貴松指着對面愛多亞路上的亨生西菜館。說道。我們到那邊去用些點心。你看怎樣。彭慧娟點了點頭。也不回答。他們二人。走進了亨生西菜館。揀了一個幽靜的房間坐下。由僕歐前來招呼。孫貴松隨便點了幾樣西菜。那僕歐便退了出去。孫貴松說道。我不知怎的。見了小姐。心中好像拾到了寶貝似的喜歡起來。今天能和你一起談話。真不知是幾生修到的呢。彭慧娟聽了。眼圈一紅。說道。你這話。說得太動人了。像我們這種薄命的人。有什麼可以值得人家幾生修到的呢。孫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六回


九八

貴松道。我正因爲小姐的境況可憐。所以才引起了我的同情。彭慧娟道。你爲着什麼事情。會和我表起同情來呢。孫貴松道。我雖沒有你這樣可憐。但我的妻子。和我感情向來不和。所以結婚了幾年。從來沒有同居在一起。你想。這一種人生。不是和你感着同樣的沒趣。這時。彭慧娟幾乎掉下淚來。幸虧僕歐送進一客湯來。沒有哭了出來。孫貴松見了這副情形。不願引起彭慧娟的傷感。所以不再多說。等到僕歐將菜送完。最後捧來兩杯咖啡茶。孫貴松把糖和在裏面。喝了幾口。便把帳付去。二人走出門來。這時。還祇八點鐘左右。孫貴松邀着彭慧娟到牡丹舞台去看戲。彭慧娟也不推辭。那知這一天晚上。竟引起了軒然大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蜜語甜言狂徒躡弱女 奇謀詭計暴主陷嘉賓

話說孫貴松帶着彭慧娟。到了牡丹舞台。由孫貴松領彭慧娟在花樓裏坐下。一面招呼案目。裝了一副水菓盆子。然後孫貴松回到經理室裡。料理了一些事務。便走到花樓裏來。陪着彭慧娟看戲。二人談談說說。很是得意。那知他們的身後。已有人注意着了。原來彭慧娟借着丈夫病死。在外面閒玩。蔡峰朝早已心中不滿。所以叫他的女兒鳳貞。隨身跟着。也可多着兩隻眼睛。防止發生意外。起初。彭慧娟祇是看看戲。抽抽烟。沒有什麼舉動。倒也放心。後來她看見孫貴松。生得一表人材。年紀很輕。聽說已當着牡丹舞台的經理。心中暗自欽佩。在烟館裏。二人遇見的日子久了。和孫貴松也互相招呼着。但眉目間。不免有些流露出來。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七回

一〇〇

鳳貞雖然年輕。倒也省得人事。那天。彭慧娟推說着去探望親戚。獨自一人出來。鳳貞已有些覺察。暗暗跟在背後。後來看見她和孫貴松。上西菜館去。心中好不憤怒。等到他們出來。彭慧娟又和孫貴松到牡丹舞台去。這時。她心中已怒上加怒。赶忙跑回家來。報告她的父母。蔡峰朝聽得這話。氣得鬍子直蹶起來。但心裏家醜不可外揚。便獨自坐了汽車。趕到牡丹舞台來。果然看見彭慧娟和一個男子。並坐在花樓裏看戲。但在戲館裏。耳目衆多。不便發作。祇得耐着性兒。在後面揀了一個座位。遠遠的監視着他們。等到戲完。場。孫貴松便送着彭慧娟出去。這時。蔡峰朝的氣。已耐不下來。看見他們二人。正走在戲館門口。便搶上前來。伸出一隻右手。在彭慧娟的臉上。很乾脆的打了一下。孫貴松聽



得拍的一聲。回轉頭來。祇見彭慧娟已捧住了臉。背後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怒容滿面。要伸出手來攆他。孫貴松眼看形勢不對。忙從人堆裏一鑽。躲了開去。蔡峰朝見那男子。已經逃去。便一把攥住了彭慧娟。逼她坐上汽車。一同回去。一般戲館裏散出來的人。看了這副情形。都莫名其妙。蔡峰朝把彭慧娟逼到家裏。怒氣沖沖的罵道。你這賤人。帶了人家的男子。在戲院裏看戲。你把我的臉。丟在那裏。彭慧娟從小也讀過書的。這時。看見蔡峰朝沒有把孫貴松拖住。狡辯着道。你們要侮辱我。也不是這樣侮辱的。你說我帶了人家男子。在戲院裏看戲。你有沒有看見。現在人在那裏。說罷。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蔡峰朝冷不防她。會反咬一口。心裏氣上加氣。但心想那男子沒有拖住。說出來也是沒



# 梨園春色



有理的。祇得忍着氣。悶在肚裡。但彭慧娟一看蔡峰朝的嘴。被她塞住。倒反而不依起來。哭喪着臉說道。你們既然這樣侮辱我。我也不願再留在這裏。到了明天。我再和你們評理。說畢。獨自回到寢室裏去。哭了一宵。到了明天。整理好細軟首飾。回娘家去了。過了一天。蔡峰朝忽然接得一封律師信。說他虐待兒媳。當衆侮辱。要求脫離關係。並且一次給付贍養費三萬元。蔡峰朝讀完這信。氣得說不出話來。便委託個律師。登報警告彭慧娟。說她攜帶衣服首飾。私自捲逃。限她在三天內回家。否則向法院訴追等語。彭慧娟見了這報。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先向法院裏提起控訴。蔡峰朝接到了開庭的傳票。心想事情擴大了。對於自己體面。很有關係。便託人出來和解。商議結果。彭慧娟准定



脫離關係。並且一次給她五千塊錢贍養費。所有衣服首飾。也不再追究。這事終算告一結束。彭慧娟和蔡峰朝脫離家庭關係後。便和孫貴松宣告同居。重過着鸚鵡鸚鵡的生活。孫貴松恐防遭人暗算。託人介紹到大亨白銀華那裏。投拜爲師。這事暫置不提。且說古祝顯自從齊耀翔拆股後。把總監察給他的襟弟陳劍山做。總稽查給他的嗣子古越坡。就是他哥哥祝三的兒子做。一家三人。倒也舒服。但古祝顯是一個見獵心喜的急色兒。他眼見蕭雪芳姊妹倆。在嫦娥舞台演唱。很能叫座。心中很是歡喜。但她們姊妹倆。長得也是不錯。在戲館裏來去。好像兩朶嬌豔的鮮花。着實可愛。在這一喜一愛上面。把古祝顯引得心癢起來。時常借着幌子。請她們倆去吃飯。或者散戲的時候。邀着她們到公館裏去



# 梨園春色



## 梨園春色 第七回

一〇四

打牌。蕭雪芳姊妹倆。以爲古祝顯看重她們。所以有請必到。無邀不去。這樣的日子久了。雙方的感情。也漸漸地親密起來。一天晚上。古祝顯又請她們在餐館裏吃飯。他自己多喝了些酒。似醉非醉的對她們說道。你們姊妹倆。生得真好。教咱見了。心中真歡喜呢。說時。俯下身來。直撲到她們的身上。想親一個香吻。但蕭雪芳是這個自視很高的女子。見了這副情形。知道他是不懷好意。便拖了秋芳。望外就走。回到家裏。便告訴她母親。那知她母親聽了。心裏倒憂愁起來。暗想她們站在客地。全仗台主照顧。倘若得罪了他。不是好玩的。況且古祝顯從她們搭班以來。待她們着實不錯。爲了這事。板起臉來。倒也不好意思。正在愁眉不展的時候。古祝顯更特別的獻起殷勤來。不時送衣料哩。送首飾哩。



# 梨園春色



。送津貼哩。忙個不了。在層層的引誘之下。竟發生了一齣慘劇。那天。蕭雪芳姊妹倆。剛從戲館裏散戲回來。忽然接到古祝顯一張條子。請她們到南方飯店四十號去打牌。蕭雪芳見了。愁着眉。對她的母親說道。媽呀。這事怎麼辦呢。誰願意到那裏去打牌呀。她母親聽了。也繃着眉不說。過了一會。纔道。好。就讓秋芳一個人去吧。說時。長噓了一聲。秋芳究屬年輕。不知個中情形。便換了衣服。獨自僱車到南方飯店來。她走到四十號房間門口。只見門虛掩着。裏面聲息全無。不像有人在裏面打牌。她把門推開了些。看見古祝顯一人。在裏面飲酒。桌上放着幾碟小菜。和二個酒瓶。秋芳想回轉身來。不料古祝顯在裏面。已瞥見了她。嚷着道。二小姐。請進來。秋芳聽得他在呼喚。覺得不好意思。





# 梨園春色



離去。便走進門來。笑着道。你在這裏。我以爲走錯了房間呢。古祝顯道。不錯的。怎麼大小姐沒有來呢。秋芳答道。恐怕她有些不舒服吧。說時。對房間裏打量了一遍。問道。你說叫我們來打牌。怎麼現在還祇有你一個人在這裏呢。古祝顯聽了。笑道。時候還早呢。二小姐。你也一起來喝些酒吧。等人是怪氣悶的。說時。起身掀了一下電鈴。接着有一個茶房進來。古祝顯吩咐他拿一副杯筷。不多時。那茶房已端整舒齊。便走了出去。秋芳說道。我是不會喝酒的。還是坐一回吧。古祝顯提起一個小的酒瓶。說道。這是紅葡萄酒。我預備着你們來喝的。說時。替秋芳斟了一杯。他自己從另外一個瓶子裏。也斟了一杯。舉起杯來。對秋芳說道。二小姐。我們一起來吧。秋芳笑了一笑。舉起杯來。在



唇邊喝了少許。覺得酒味芬芳鬱烈。不多時。秋芳已喝個乾淨。古祝顯又替她斟了一杯。喝到第三杯時。秋芳覺得神昏目眩。兩頰發熱。四肢疲軟無力。身軀已有些支撐不住。古祝顯見她滿面紅霞。眼波盈眶。知道她已有些醉意。便撫慰着道。二小姐。還是在床上休息一會吧。蕭秋芳祇是昏昏沉沉的。也不說什麼。古祝顯便把她抱到床上。然後掀了一下電鈴。叫茶房把東西收去。他自己到磁面盆前。洗了一會臉。過不多時。四十號的門已闖上。電燈也扭滅了。從這天後。蕭秋芳的臉容。漸漸憔悴起來。日子久了。她的腹部。竟然起了變化。這一來。急得蕭秋芳幾乎哭出來。心想自己是個年輕閨女。忽然懷起孕來。這話怎能說得過去。況且唱戲的女子。生了產。一經傳佈出去。便會失去她的號



# 梨園春色



召力。於是她赶忙請醫服藥。想把胎兒打去。那知這一個孽障。竟送去了她的性命。蕭雪芳母女。自從秋芳死後。心痛萬分。所以等到合同期滿。不肯再繼續下去。古祝顯便打電報到北平。邀荀慧聲和譚富雲二人來接演。但那時觀客正熱中了牡丹舞台的翻天覆地。所以生意不十分擁擠。古祝顯眼看牡丹舞台的生意。着實有些眼紅起來。便也想法排演新戲。因為翻天覆地的情節曲折離奇。由玉麒麟想起姜子牙的神怪故事來。便貼出了一部封神傳的預告。等到荀慧聲等合同期滿。便開演頭本封神傳新戲。報紙上也登了大幅廣告。並且說辦了許多特別機關。一般觀客。都看過封神傳小說裏的姜子牙。神通廣大。所以到了開演那天。果然也擠得上下客滿。古祝顯才又樂了起來。這時。嫦娥舞台和牡丹



舞台。你一本。我一本的爭演着。互相勾心鬪角。出奇制勝。每一本戲。終得演二三個月。把一般觀客。像潮水般的湧來湧去。等到牡丹舞台開演六本新戲的時候。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照例各舞台都停鑼歇夏。但牡丹舞台因爲生意很好。所以繼續開演。另外由前台撥出五百塊錢來。作爲後台演員的酬勞。但盛雲恒領了這筆款子。捺着不散給大眾。那時。戲班裏有一個唱武生的。名叫蓋月亭。生性爽直。他和唱老生的王保芬。和坤角雲麗娟。都認齊耀翔做乾爺的。便把這事。告訴了齊耀翔。於是盛雲恒不得不將這筆錢。又吐了出來。後來他知道這事是蓋月亭等告訴齊耀翔的。所以懷恨在心。平時在他們演戲的時候。時常藉故刁難。一天。正是星期六下午。牡丹舞台照例演着日戲。那天。蓋月亭身體覺得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七回

一一〇

不大舒服。但他演的懷都關。又是壓軸戲。不便臨場告假。所以勉強裝扮上台。在演開打的時候。比平時略爲貪懶了些。但台下也看不出來。剛演完了戲。走進後台的時候。盛雲恆板起了臉。對着他道。蓋月亭。今天你演的戲。太不行了。上場的時候。多沒有使勁兒。教人看了。好像病人一樣的。蓋月亭答道。大爺。你得多原諒些。今天我正病着呢。盛雲恆仍鐵青着臉。說道。既然生病。爲什麼不告假。照你這樣的演唱。誰願意化了錢。來瞧你這種戲呢。蓋月亭聽了。心想我帶着病上台。你不來安慰我。倒也不用說了。現在反來奚落我一番。這不是有意在侮辱我嗎。便惱恨着道。我演這戲。雖然不受人歡迎。倒還有師傅教的。不像旁人。沒有祖師爺的。還當着經理呢。這幾句話。說得盛雲恆直跳



# 梨園春色



起來。原來盛雲恆本是外行。全仗盛春恆在時。在戲班裏混着管事。的職務。後來時候多了。人家也當他是個戲班中人。所以他聽得蓋月亭有意嘲笑他。氣沖沖的說道。這個你來管我。好。有意侮辱經理。我跟你評理去。說時。伸手過來。想抓住蓋月亭的胸脯。蓋月亭舉起右手一擋。說道。誰跟你評理。有力量。你來辦我。說時。自顧自走到樓上化裝室裏去。過了一會。蓋月亭卸了裝。走下樓來。看見後台管事桌上。放着一塊牙笏。上面寫着。蓋月亭侮辱經理。扣罰包銀三天。蓋月亭看了。心想出牙笏。罰包銀。是戲班裏最受辱的事。便跑到後台經理室來。對盛雲恆怒狠狠的說道。那牙笏是你出的嗎。好。你教我不吃飯。我教你不拉屎。說時。舉手欲打向前去。後來經旁人拉住。將雙方勸開。到



# 梨園春色



了明天。蓋月亭便把這事去告訴齊耀翔。齊耀翔就叫孫貴松去調查。那知孫貴松和盛雲恆。是串通一氣的。他把這事。非但不查。反借着蓋月亭的幌子。對王保芬和雲麗娟等。都責備一番。蓋月亭等聽了。怒不可遏。一齊背了行頭包袱。不願演唱。後來齊耀翔出來調停。孫貴松反以爲開演翻天覆地以來。都是他和盛雲恆劉笑衡的力量。對於齊耀翔的調停。非但不聽。並且提出了種種條件。欲齊耀翔不許干涉舞台裏的事情。這一來。氣得齊耀翔兩眼發花。肝火直沖。便對孫貴松和盛雲恆等。痛罵着道。你們當初來要求我的時候。是怎樣說的。現在竟反起來了。你們還有心肝嗎。當時。把盛雲恆和劉笑衡的股份撇開。並且叮囑他的兒子順貴。把孫貴松的事。接收下來。孫貴松等受了這樣的下場。心裏也



# 梨園春色



不甘休。那時。剛巧申江舞台停歇下來。孫貴松便和盛劉二人商議。當下決定由孫貴松籌壹萬塊錢。盛劉二人。湊集五千塊錢。作為資本。不足的。另收案目押櫃抵用。便由孫貴松前去接洽。把申江舞台租下。訂期一年。一面由盛雲恆劉笑衡二人。把牡丹舞台裏熟識的人。挖了過去。另外組成一班。同時孫貴松也辭去了工部局的職務。和他們合作。佈置妥當。在申江舞台裏仍演着翻天覆地。現在話分兩頭。且說齊耀翔把盛雲恆等撇開後。由他的兒子順貴。擔任經理。另外聘孟春凡編戲。邀白玉坤趙景玉二人。抵程筱穆和劉笑衡的缺。繼續編排七本翻天覆地。生意倒也不錯。到了第十本開演的時候。已是十一月天氣。一般觀客。對於這戲。也看得有些膩了。便提早停鑼。在這時候。排練一本新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七回

二二四

戲。名叫昏天黑地。齊順貴因爲白天在工部局裏辦事。晚上要照顧戲館裏的事情。覺得應付不下。這時。齊耀翔和一個美國人。在辦華洋游藝會。所以也不能兼顧。便請了一個名叫黃去病的。充當牡丹舞台的經理。這人是做新聞記者出身。曾做過三星劇場的主任。筆頭也很來得。所以在停鑼期內。報紙上的廣告。把昏天黑地的情節。寫得像生龍活虎。機關佈景的變化。說得神出鬼沒。所以到了舊歷元旦開演的時候。又吸引得一般觀客。若瘋若狂。再說申江舞台方面。因爲組織的時間偏促。佈景沒有齊備。所以開演不到半月。已賠本不少。孫貴松連忙派人到北平去邀呂吉瑞。上台的時候。天氣已涼。生意也沒有起色。等到呂吉瑞期滿。也宣告封箱。在這時候。孫貴松心想。倘若新年裏沒有角色



# 梨園春色



。生意一定不會起色。那時。嫦娥舞台仍開演封神傳。牡丹舞台改演昏天黑地。獨一舞台邀的京角兒程雨秋和言菊明二人。他想唱新戲。是來不及編練的了。邀京角兒。一時沒有相當的人物。後來被他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忽然想起從前在大聖舞台演唱的蓋吃天。他有一部現成的唐三藏。並且聽說他還養着一隻駱駝。訓練得很好。能在舞台上加入演戲。倘若把他請來。唱着現成的新戲。並且加一隻駱駝表演。倒也能哄動一下。當時主意打定。便派人去接洽。說定包銀按月二千五百塊錢。到了元旦登台的那天。觀眾都奇怪駱駝也能做戲。所以擁得上下客滿。蓋吃天生就是個有頭無尾的懶惰蟲。唱過了一月。他的舊病復發。時常鬧着悞場和告假。使得一般觀客。大不滿意。孫貴松便把他辭歇。那時



生的黃英武。坐在他的衣箱上面。高慶魁見了。心想黃英武是戲班中人。他坐在人家的戲箱上。是有意取辱。便上前去和他理論。那知黃英武非但不理。並且和他爭吵起來。高慶魁當然不肯示弱。便也和他衝突。二人正在扭作一團的時候。高慶魁的保鏢。站在旁邊。看見主人和人家爭吵。便要摸出手槍來示威。正從袴袋裏拿出的時候。忽然被經理盛雲恆看見。趕忙搶上前來。把手槍奪下。孫貴松坐在前台。聽得這個消息。忙打電話到巡捕房裡。說有人在後台開槍。捕房得訊。連忙派了許多探捕。趕到申江舞台。看見後台果然圍着一堆人在爭吵。由盛雲恆講明情由。並且呈出手槍。探捕便把高慶魁和黃英武。連同高慶魁的保鏢。一起帶到捕房裏。由盛雲恆到場作証。這時。在高慶魁身上。又搜出了



一支沒有照會的手槍。捕房方面。認爲他私帶軍火。便派了探捕。到他家裡去查抄。當時搜出烟土和鴉片煙具。這一來。案情更加擴大了。捕房裏便把高慶魁押了起來。這消息傳到杜幼生那裡。好不震怒。但黃英武是單卿榮的門生。他便託單卿榮出來調解。單卿榮接到杜幼生的電話。便到申江舞臺孫貴松那裏來探問。孫貴松回答道。這是他們後台的事。我們前台不能干涉的。單卿榮聽了。也沒有辦法。後來單卿榮想到他另有一個門生。也在申江舞台裏辦事。便把他叫來。問個明白。那人便把孫貴松要求高慶魁幫忙。高慶魁沒有答應。才和盛雲恒商量。挑出黃英武來和高慶魁尋事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單卿榮得知這個情形。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杜幼生。杜幼生聽得這事是孫貴松的陰謀。一



時氣得說不出話來。心想我念着他是白銀華的門生。所以他來要求我的時候。便一口允承了他。那知他現在爲了些小事。便下得這個辣手。想到這裏。便叮囑單卿榮去勸告黃英武。不要加入在裡面。自己到白銀華那裡。把孫貴松怎樣要求他請高慶魁。和高慶魁怎樣被捕到捕房裏去的情形。原原委委的說了一遍。白銀華聽了。很不滿意孫貴松的行爲。便差人找孫貴松來。那時。孫貴松已知道單卿榮得知了這事的底細。接着白公館裏差人來尋。知道事已不妙。便親自到捕房裏去。只裝着自己不知。到高慶魁那裏。去問了一番。然後把他保釋出來。便同着高慶魁。一路到白公館來。孫貴松見了杜幼生。忙作揖說道。杜先生。這事你不要聽閒人的話。我事前完全不知。倘若知道他們有糾葛。我早到後臺去



勸解。杜幼生看見高慶魁已出來。心中氣已平了一半。現在聽得孫貴松話也說了轉來。便也不加分辯。說道。既然如此。那也不要去問他了。說罷。便和高慶魁二人。告辭回去。白銀華因為聽得孫貴松說。事前不知。並且杜幼生不加追究。便也作爲了結。一場風波。被孫貴松一個圈子。打得雲消霧散。那知後來他竟吃了一個大虧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競選名媛英風生巾幗 受窘豪富愁苦築債臺

且說孫貴松沒有脫離牡丹舞臺的時候。齊耀翔因爲翻天覆地的生意很好。所以手中積了些錢。那年。他替他的兒子順林。也完了婚。剛巧這時。順貴生了個兒子。少不得又是熱鬧一番。所以心中很是高興。一天。是秋天的下午。他正在工部局裏辦事。忽然



# 梨園春色



有個外國律師。名叫梅脫蘭的來訪他。這人曾做過工部局的捕房律師。和齊耀翔是熟識的。他說有一個很有資產的美國游藝家。名叫弗蘭地。想在上海辦一個游藝場。他所有的。是各種機器遊戲。同時有一個華僑。名叫李源信的。可以和他合作。現在因爲上海情形不熟。所以想請個熟悉的人做買辦。在籌備的時候。略爲墊些經費。所以他特地來和齊耀翔商量。請他合作。同時說了許多關於弗蘭地的歷史。齊耀翔聽了。一口答應。便約了個日子。和弗蘭地會面。到了那天。梅脫蘭請齊耀翔在克利飯店吃飯。同席的。除弗蘭地和李源信外。沒有別人。齊耀翔和他們寒暄了一番。才知道李源信和弗蘭地也是初識。因爲志趣相同。才交了朋友。那時。弗蘭地對他自己欲辦的事業。說了一番詳細的計劃。



並且拿出許多外國游藝。和機器遊戲的照片。什麼跳蟲戲。猴子戲。百尺跳水。空中飛人。壁上飛車。還有逍遙椅。神仙椅。自由駒。等等。齊耀翔看了。心想這種遊戲事業。上海從沒有過。倘若舉行起來。一定很能吸引遊客。便表示同情。當時商量共同合作的方法。雙方訂了一張合同。定名華洋游藝會。上面簽定游藝和機器。由弗蘭地負責向美國運來。地點和開辦費。由齊耀翔負責墊付。將來營業時。逐日拔還。所得的利益。雙方平均分配。這時。齊耀翔因為西藏路的新天下游藝場。從五卅慘案後。向被英兵佔據着。現在剛正遷出。認為是極好的機會。那房東姓邱的。從前辦游藝場的時候。齊耀翔曾經幫他的忙。所以便派人去接洽。當時說定每月五千兩銀子房租。試辦三個月。齊耀翔滿口應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八回

二二四

許。便招了許多工匠。動工修理起來。一面由弗蘭地拍電報到美國去接洽游藝。不到一月。裏面已佈置得花團錦簇。弗蘭地接洽的游藝。和他本人的機器。也已逐漸運來。那般游藝演員。在一家國民飯店開了幾個房間。供給他們膳宿。一切費用。都由齊耀翔墊付。過不多時。報紙上刊着大幅華洋游藝會的廣告。把各種游藝和機器遊戲。儘量的鼓吹一番。上海人素有一窩蜂的脾氣。所以到了開幕那天。擠得新天下裏。各處都像肉屏風般的氣息不通。但過不多時。因爲各班游藝。沒有新奇的表演。機器遊戲。人們也玩得膩了。營業便一天衰落一天。不到二個月光景。齊耀翔墊去的錢。已有八九萬了。那時。齊耀翔和弗蘭地。急得像熱鍋上螞蟻。忙拖着李源信商量辦法。後來還是弗蘭地想出一個方



法。仿照美國的女子選舉大會。來舉行一個上海小姐競選。當選的女子。由華洋游藝會贈送她汽車一輛。但上海的小姐們。要利用她們銷售選舉票。倘若沒有正當的名義。是不行的。所以由李源信和癩疥醫院接洽。借用他們募款的名義。來舉行這個選舉大會。每張券價壹圓。售得的總數裏。抽二成給癩疥醫院。癩疥醫院因爲是坐收漁利。也樂得贊同。於是這破天荒的上海小姐競選。便開始了。在這上面。引出了兩位小姐的熱烈競爭。原來上海的一般小姐的虛榮心。比任何地方的女子來得大。雖然當選了。祇得到一輛汽車。但她們的心中。以爲這是無上的光榮。所以竭力的競爭着。在這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參加的人數。約有四五百個。後來因爲票數的參差。存了十幾個。最後祇剩着三個人。一個是有名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八回

二二六

的律師程瑛夫人。一個是商界聞人倪洽青的女兒倪淡庵小姐。一個是久安百貨公司經理高標的女兒。高安滋小姐。這三位女子。在上海的交際界上。可算是頭兒腦兒。所以每逢什麼盛會。都有她們的份兒。像時裝大會哩。慰勞大會哩。甚至外交部的招待外賓。或者海軍部的軍艦下水。都有她們的足跡。三人的心目中。都懷抱着這上海小姐的希望。到了選舉揭曉的那天晚上。劇烈的競爭。便開始了。那天新天下裡。擠滿了許多遊客。在將近選舉結束的時候。倪小姐的票數比高小姐少去三百多張。程瑛夫人最少。那時。倪小姐有一位情人。名叫江不平的。也是一個有名的律師。他看見他的愛人。快要失望了。忙掏出五百塊錢來。替倪小姐加了五百票上去。高小姐見了。不甘示弱。也由她的一位未



婚夫。加了五百票上去。這一來。你五百。我五百的增個不了。把一個選舉。爭得幾乎不能結束。這時。站在旁邊的程瑛夫人。見了江不平的舉動。有些不滿。便聲明把自己所得的選舉票。分三千張給高小姐。這時。引起了全場觀眾的反對。認爲這都不是代表大眾的舉動。後來由公證人取了個折中辦法。把從江不平增加起的票數。一律作爲廢票。程瑛夫人的提議。宣告無效。觀眾都拍掌贊成。江不平見了。只得垂頭喪氣。和倪淡庵小姐挽着臂悄然離去。高安滋小姐。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如願以償的得了上海小姐的尊號。這個運動結束後。華洋游藝會。雖然得到了一筆額外的收入。但除去了各項開支。所得到的盈餘。還抵不夠所虧去的十分之一。那時。齊耀翔眼見選舉大會已經過去。便又和弗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八回

二二八

蘭地商量辦法。但弗蘭地到上海來。原是想掙一筆錢回去的。不想營業這樣的衰落。況且他所有的。都是外國遊戲。不合中國人玩的。所以也一籌莫展。結果。祇得推說着送一般演員回去。另去接洽新的游藝。便拋下了他所有的機器。一溜烟的跑到美國去了。還有李源信在選舉會的時候。果然十分出力。那知他和弗蘭地交朋友。因為弗蘭地是初到上海。想帮他辦些事情。從中可以揩些油水。後來看見營業不好。便趁在選舉會的時候。撈了一筆銷票的款子。也不再顧問了。這時候。最焦急的。祇有齊耀翔一人。心想所墊去的錢。除了一部份是自己的外。多數是向錢莊上挪借來的。倘若把游藝會結束。現在已時近年關。錢莊上定要來向他要錢。要是維持下去。手中已沒有現款。正在左右思慮的時



候。他的大兒子順隆。忽然趁機獻計來了。原來。順隆自從工部局停歇後。他那件舞弊的事。因為沒有宣揚出去。所以他在名譽上。除少去了一個工部局職務外。一些沒有受到影響。那時。上海的地產事業。風起雲湧。盛極一時。順隆因為在工部局捐務處理。混過多年。對於公共租界裏面的地產情形和估價。很是熟悉。所以他和幾個朋友。在江西路上。租了一個寫字間。組織起地產公司來。起初和人家一起奔跑接洽。後來自己也經手了幾件買賣和押款。得到了幾筆佣金。所以幾年來。倒也混得過去。最近經手了兩宗一百多萬的押款。被他認識了幾個銀錢界裏的朋友。耀翔因為他近來在外面也有些事情，所以不再像從前的輕視他。有時耀翔逢着小款子急用的時候。順隆也能張羅應付。所以二人的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八回

一三〇

感情。也漸漸地接近起來。順隆近來看見他父親。時常愁眉蹙額。知道他爲的是錢財。但在這歲頭年尾的時候。張羅也很不易。他想倘若有些抵押的東西。或者容易籌劃。一天下午。齊耀翔正在閉目靜思的時候。忽然順隆前來說道。爸爸。我看你近來很是憂愁。大概是爲着經濟問道。但不知爸爸要用多少款子。可否說個數目。做兒子的。或者也可幫同拼湊一下。耀翔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爲華洋游藝會。墊去了已有八九萬。除了自己的不算。錢莊上要虧着六萬多。現在時近年關。華洋游藝會還不能維持。那裏有這數目的款子。來歸錢莊裏呢。說罷。長嘆了一聲。順隆聽得這樣大的數目。實在非空手所能辦到的。想了一會。說道。我倒有一個門路。不知爸爸可願意這樣做去。耀翔道。什麼門路



。你且說了出來。順隆道。我有個朋友。名叫丁伯雄。他是安德洋行地產部的買辦。和錢莊幫很是熟悉。我想要是沒有辦法。還是找他比較便利些。不過他那裏做事。沒有抵押品。是不行的。耀翔道。只要能夠借到這個數目。就是拿些單契出去。也是沒有妨礙的。況且我和華洋游藝會訂的合同。聲明是墊款。將來弗蘭地回來時。終要還我的。順隆道。既然如此。數目一層。是不用愁的。不要說這些。就是再大幾倍。他也可以辦到的。耀翔聽了。說道。那末。你去和他接洽吧。抵押品。用這屋基的道契紙就是了。順隆點了點頭。獨自離去。過了一天。順隆回來說道。押款的事。和丁伯雄已經說妥。他介紹給一家和豐錢莊。數目是十萬塊錢。利息按月一分。期限一年。約定後天成交。齊耀翔聽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八回

一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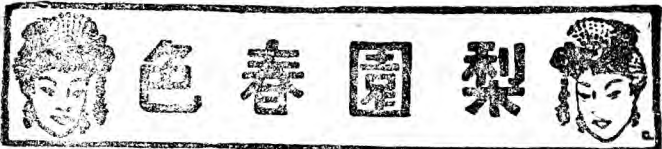
了。也表示同意。到了那天。齊耀翔和順隆。帶了道契紙。到安德洋行。來會丁伯雄。雙方寒暄了一番。便同到和豐錢莊來。那時。已由陳廷山律師。寫好了一份押款合同。上面列了許多條款。一式的共有三份。齊耀翔接來看了一遍。便摸出圖章來蓋印。由丁伯雄和陳廷山律師。作爲證人。各人都蓋了圖章。齊耀翔便把道契紙給對方驗看。好得就是安德洋行掛號的。就由丁伯雄陪同錢莊裏的人。前去過戶。手續辦妥。齊耀翔接過了押款。除去二厘五的佣金。和半厘律師費。祇收得九萬七千塊錢。齊耀翔因爲攜帶不便。把錢存在和豐錢莊裏。開一個往來戶。領了一本支票簿。回到家來。便把各錢莊挪借的款項。一一開了支票送去。安排定當。手中祇剩着三萬多塊錢。便把華洋游藝會宣告結束。



# 梨園春色



另向新天下房東那裏。轉了長期合同。組成一個純粹的遊戲場。請他在工部局裏的一個帮手。名叫姜翰生的做經理。他的兒子順隆做總務主任。另外聘了許多中國游藝。組織一班京戲。所有機器遊戲。仍舊陳列在露天小公園裏。門票改爲小洋二角。到了舊歷元旦開幕那天。果然擠得人山人海。這時。齊耀翔雖然身上負擔着十萬元的債務。但他同時開着牡丹舞台和新天下兩個娛樂場所。因爲是陰歷新年。所以每天收入。終有二千塊錢左右。況且他又希望弗蘭地回來。還能替他料去一大半的債務。所以心中好不歡喜。那知時光易過。好境不常。剛到三月裏的時候。工部局的現任總辦愛德華。任期已滿。董事會改選結果。由一個美國人名叫費信敦的繼任。費信敦是工部局的董事。從前和歷任的總辦



。時常鬧着意見。這次他仗幾個新董事的力量。當選了總辦。於是他對於局裏的重要職員。大加更動。齊耀翔雖然未動。但權力方面。已限制了許多。他因爲以前和費信敦也曾碰過釘子。所以便提出辭呈。要求退職。費信敦因爲他是三十年的老職員。不便十分苦待。便准他自六月份起。宣告休退。除了照例的退職金之外。每月還送他一百兩銀子的伙馬費。作爲歷年的酬勞。那時。救火會的頭腦。也掉了一個名叫達生的。第一件公事。便是限令公共租界裏的舊式戲館。一律拆除翻造。這時。齊耀翔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心想自己在工部局裏的職位。已經動搖。也不再敢去觸一鼻子灰了。過了舊歷端節。便把牡丹舞台停鑼歇業。調經理黃去病。到新天下裏去做游藝主任。齊耀翔專心守着這邊



# 梨園春色



的營業。且說嫦娥舞台的古祝顯。在接到了救火會達生的通告後。又急得手足無措起來。心想這時。齊耀翔自己也不能顧到。當然沒有辦法的了。後來他想着公共租界裡的納稅華人會。勢力很是膨脹。和工部局的董事會。幾乎有分庭抗禮之勢。幾個華董。因為華人會的團體堅固。所以在會議席上。說話比較有些力量。嫦娥舞台的房屋。是久安百貨公司的。他們的經理高標。也是工部局的華董。古祝顯因為去年和他們轉的五年合同。現在還祇過了一年多些。便去和高標商量。高標聽了。想了一陣。對古祝顯說道。依我的意思。你可寫信到華人會去。要求華董交涉。古祝顯聽了。覺得也很有理。便告辭回去。連忙叫人寫信到納稅華人會。說明了要求的目的。華人會接到了嫦娥舞台的來信。認為工



# 梨園春色



部局對於界內商人。任意破壞營業。關於納稅人的財產。太沒有保障。便在董事會議席上。提出質問救火會的措置失當。但費信敦爲欲維持工部局的威信起見。不願收回成命。嫦娥舞台便根據每月盈餘一萬元的數目。提出要求賠償四年的營業損失。經過了兩個月的交涉。工部局才答應津貼十萬塊錢。古祝顯心想。這個數目。也是意想不到的。便也答應了下來。他除去了各方的應酬。自己還多着六萬塊錢。後來獨一舞台也依例要求。但獨一舞台的房東。是哈童洋行。當哈童逝世的時候。遺產表上。聲明獨一舞台的租屋合同。到明年正月爲止。所以工部局便應許他們到合同期滿拆除。拒絕賠償損失的要求。和嫦娥舞台比較起來。眞所謂有幸有不幸了。古祝顯在和工部局交涉的時候。眼見自己的地



盤。已經動搖。便想找個相當地點。但一時沒有現成的舞台。正在心中焦灼的時候。忽然被他聽得一個消息。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異夢同牀智謀根據地 奇聞怪見巧獲蟹美人

話說孫貴松和盛雲恆劉笑衡二人。組織申江舞台以來。營業並十分惡劣。但孫貴松每月的報告單上。除了正月和高慶魁演唱的時候。終是虧本二三千塊錢。盛雲恆和劉笑衡二人。每月小賬和紅利。從未派到分文。眼看孫貴松反而買了一輛汽車。場面比以前益發闊綽起來。但在賬房裡的賬簿上。把營業的收入和付出。查了一下。也找不出什麼弊病來。心中倒有些狐疑起來。後來高慶魁期滿。孫貴松因為唱着新戲。沒有什麼號召。眼看暑期將近



# 梨園春色



。便邀老鄉親沈菊仙登台演唱。期限七天。盛雲恆每天注意着門口的營業。情形很是忙碌。祇見一般觀客。除了有案目招待的外。都因櫃上來不及買票。所以到了裏面座位上。然後再補票。那管補票的人。也忙得來不及寫票。等到沈菊仙期滿。孫貴松把賬結算出來。盛雲恆才發現賬房裏用着兩種補票簿。一種是入賬的。一種是不入賬的。便和孫貴松爭吵起來。後來經衆人勸解。孫貴松把那管補票的人歇了。終算敷衍過了面子。但盛雲恆和劉笑衡。對孫貴松已很不滿意。過不多時。申江舞台停鑼歇夏。那時孫貴松心想。房屋的合同。快將滿期。便獨自在外面招股。想把盛雲恆和劉笑衡二人撇去。自己一人辦理。這消息傳到盛雲恆的耳朵裏。心想他既不願和我們合作。我們也不願給他做成。但他



自己手中沒有錢財。怎能和他搗蛋呢。正在這時。忽然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古祝顯。他忙派人去請盛雲恆來商議。把自己要做申江舞臺的意思。告訴了他。並且應許盛雲恆當後台經理的職務。俗諺道。伶人無義。妓女無情。外加這盛雲恆天生就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也不顧古祝顯和自己。有沒有關係。便滿口答應下來。但古祝顯因為孫貴松和他是同門弟兄。倘若挖他的地盤。面子上有些過不過去。盛雲恆聽了。說道。四老闆。這事你放心。上次高慶魁的事。旁人瞞得過。他却瞞不了我。祇要我到老師那裏。把這事情講明。看他再有什麼分辯。原來盛雲恆也是白銀華的門生。古祝顯聽了。笑道。既然如此。這件事全在你一人的身上了。盛雲恆道。四老闆的事。我終盡力做去就是。說罷。就告辭回





# 梨園春色



去。過了幾天。孫貴松招齊了股本。到房東那裏去續訂合同。那經租賬房。回答着道。孫先生。這舞台我們已另租給盛雲恒了。你的合同。不能再繼續哩。孫貴松聽了。好生奇怪。心想盛雲恒那裏有這許多錢來租這舞台呢。後來探聽出來。盛雲恒是替嫦娥舞台代租的。心中十分惱怒。暗想我和古祝顯。是同門弟兄。他不應該來搗我的台。便一口氣跑到白公館來。想哭訴一番。那知孫貴松的話。還沒有說完。白銀華已戳着指頭。說道。上次高慶魁的事。不是你做的嗎。你自己待人。一點不顧到義氣。現在來找我做什麼。孫貴松受了這一頓搶白。知道已有人把高慶魁那事的底細。告訴了他。便垂頭喪氣的退了出來。回到戲館裏。氣得臉無人色。後來他想房東方面。實在欺人太甚。照例房子要租給



人家。也該向原租人通知一聲。不該這樣瞞着做事。況且他的合同上面。訂明有優先租屋的權利。在情理上。太說不過去。他便託伍修功律師。寫信到房東那裏。要求履行租屋的優先權。過了多時。房東方面。沒有答覆。他便託律師。撰了個狀紙。遞到法院裏。控告房東違背契約。要求賠償損失。還沒有到宣告開庭的時候。他的合同期限已滿。房東方面。便派經租賬房來接收房屋。孫貴松不肯遷讓。那時。申江舞台還在歇夏的時候。那經租賬房。不管孫貴松是否遷出。把門口的鐵門。拉了攏來。孫貴松見了這副情形。怒不可遏。便走上前來。想把那經租賬房。拖來毆打。但在這時嫦娥舞台方面。已派了幾十個人。來佔據房屋。孫貴松因爲白銀華那裏。已失去信用。不敢和古祝顯派來的人衝突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九回

一四二

。只得長嘆了一口氣。悄然走出申江舞台來。古祝顯得到了申江舞台。因為嫦娥舞台和工部局的交涉。還沒結束。所以不願宣告停業。申江舞台另外組織了一副班子。派盛雲恆做後台經理。另外排了部西太后新戲。劉笑衡因為和盛春恒脫離嫦娥舞臺的時候。曾和古祝顯鬪過意氣。所以不願加入。過了一個月光景。嫦娥舞台的交涉了結。申江舞台的營業。不很起色。古祝顯便把嫦娥舞台全副班底。移了過來。戲館名稱。也改做嫦娥舞台。仍舊開演玉麒麟編的封神傳。生意倒也不錯。且說孫貴松走出了申江舞台。心想大勢已去。控訴房東。也是白費心思的。所以不再追究。終日氣悶悶的。坐在家裏。好久沒有出去。一天下午。孫貴松正在閒坐的時候。忽然盛雲恆手裡拿了一個紙包。領着一個從前在




申江舞台做案目頭腦的秦阿才。來和孫貴松算賬。原來孫貴松和盛雲恆劉笑衡二人。組織申江舞台的時候。除了他們集合的一萬五千塊錢資本外。曾收案目押櫃三十份。每份四百塊錢。總計一萬二千塊錢。當時由孫貴松出了一張收據給秦阿才。現在戲館停業。除了最後幾天。案目所賣的票款。沒有繳付。將賬扣除之外。還要找還他們七千多塊。孫貴松便對盛雲恆道。這筆錢。我祇能負責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應該由你和劉笑衡擔任的。盛雲恆道。我們既是股東。負債當然是應該負責的。但從戲館停鑼以來。你還沒把總賬報告過。我們也不知道虧折多少。是否股東應該負責這筆債。孫貴松被他這一提。忽然想起走出申江舞台的時候。因為忙着和那經租賬房交涉。沒有把賬簿到賬房裏去取出。便想差



人去找那從前僱着的管賬員來。那知盛雲恆笑道。這個你不必費心了。我在你在那賬房衝突的時候，早把賬簿當心好了。但我在銀錢簿上。看了一遍。從沒看見這筆押櫃的收入。不知寫在那裏。說時。把紙包解開。授給孫貴松看。這時。孫貴松臉上漲得通紅。囁嚅着道。這事。恐怕是那管賬員漏寫的。反正這一萬二千塊錢。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漏去了也不至說沒有這一筆收入呢。盛雲恆道。話是不错。但在付出方面。比收入所多的款項。爲什麼寫着是你的墊款呢。這一來。把孫貴松的話塞住了。頓了一頓。纔回答着道。照這樣。也是很容易計算的。祇要把賬上我的墊款。在押櫃的收入內扣除。然後再三份分派。豈不是一樣的嗎。盛雲恆道。這個算法。虧你想得出來。現在我不來和你計算。待



你把押櫃弄清了。我再來和你算吧。說時。把賬簿包好。獨自起身去了。秦阿才眼看自己的錢。沒有着落，反正收據是孫貴松簽出的。便向他追索。孫貴松祇推說着。待賬弄清了再說。一連拖延了二三個月。還是沒有辦法。秦阿才心想。長此拖延。終無着落。便遞了個狀紙。到法院裏去訴追。審判結果。因為收據是孫貴松簽的。便判令他負責償還。孫貴松接到了判決書。想去和盛雲恆劉笑衡二人算賬。那知這時。反接到了一封代表他們二人的律師信。說他在業務上。營私舞弊。孫貴松到了這時。心想賬簿落在人家手裏。發作也是無用。祇得自認悔氣。如數賠了出去。盛雲恆等聽得孫貴松已把押櫃料清。也樂得不再和他為難了。再說齊耀翔做着新天下游藝場。生意倒還能敷衍過去。但他滿懷熱望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九回

一四六

的弗蘭地。一連去了幾個月。還不見到來。雖然他屢次的寫快信和打電報到美國去探問。起初。還有幾封覆信。後來竟回音全無。他心中有些焦灼起來。心想他舉的那筆借款。大半的希望。還在他身上。倘若一個不來。教他怎能償清呢。想到這裏。覺得有些寒悚起來。連忙去找原介紹人梅脫蘭。那知梅脫蘭因為會審公廨收回後。外國律師。簡直沒有生意。所以也回國去了。這時。齊耀翔才着急起來。便依着合同。另外請了個外國律師。打電報到美國。向法院起訴。那知回電來說。弗蘭地是個無產的游藝家。現已受美國法庭的審理。這一來。把齊耀翔怔得呆了幾天。後來心想。事已如此。連忙想補救的辦法。但游藝場的營業。一過了中秋節後。一天比一天冷落起來。齊耀翔見了這副情形。心中



好不難過。正在這時。一天新聞報的快活林上。刊着一段新聞。說汕頭揭陽縣。有一個漁夫。名叫何大序。在海邊捕魚的時候。捉到一隻活蟹。發現背上有一個女子人頭。面目秀麗。口鼻端正。有時能對人倩笑。和含媚弄情的狀態。現在陳列在汕頭圖書館裏。任人參觀。每人收券資一角。參觀的人。大有萬人空巷的情形。齊耀翔看了這段新聞。好生奇怪。心想倘若這一個蟹。能夠陳列到新天下來。定能哄動一時。過了幾天。黃去病忽然對他說道。我有個朋友。名叫李業修。他是汕頭人。現住在北四川路。據說他有個親戚。捉到一隻美人蟹。在汕頭曾哄動一時。現在已到上海來。住在他家裏。我想把那蟹陳列到新天下來。不知你以為怎樣。齊耀翔聽了。說道。我真也想着這件事呢。你沒有看





#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九回

一四八

見前幾天的報紙嗎。說罷。把他藏着的一張報紙。拿出來給他看。黃去病接着。讀了一遍。說道。既有這樣的新聞宣傳過。一定很能引人注意的。現在我們不妨先到李業修那裏。去見識一下。你看怎樣。齊耀翔點着頭。連聲說道。好好。二人便坐了汽車。直上北四川路來。到了李業修家裏。黃去病把齊耀翔介紹過了。二人各自坐下。由李業修到裏面引出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頭兒。穿了一身黑布短衫褲。額上留着一撮白鬚鬚。手裏提了一隻竹筐。李業修指着他說道。他便是舍親何大序。這一個蟹。是他在海邊捕魚的時候捉到的。何大序也對他們點着頭。笑了一笑。然後俯下身去。打開竹筐。從裏面拿出一隻磁缸。放到桌上。缸裏盛着半缸的水。和許多水草。何大序把水草撥開。缸裏就是游着一



# 梨園春色



隻美人蟹。背發黃色。大小和銀幣一般。中間顯着一個女子面孔。生得很是俊俏。額上覆着疏疏落落的留海。眼目口鼻。都很端正。兩頰還現着淺紅的顏色。齊耀翔把手在缸上搖着影子。一雙眼睛。果然會徐徐的合了攏來。臉上還露着笑容。他們看了。都好笑起來。過了一會。何大序便把水草覆上。然後把磁缸放進竹筐裡去。齊耀翔便和他們說定。在新天下裏陳列。另外售賣門票。並且訂了個合同。雙方三七分賬。才和黃去病二人。告辭回去。那知到了明天。報上忽然刊着一段新聞。說美人蟹已在汕頭去世。齊耀翔見了。知道他們是傳聞失實。連忙派人到報館裏去更正。報館裡聽得了這個矛盾的消息。很是疑惑。由齊耀翔派黃去病領他們到李家。親自去見識。並且由何大序拿出許多在汕頭的



照片。和陳列時售票收入的賬簿。方始解釋明白。各報館得了這個新聞。便在明天的報上。特別的刊載起來。並且說得美人蟹的姿態。玲瓏剔透。栩栩似生。害得一般上海人看了。心癢難熬。恨不得早些見識一下。飽飽眼福。到了陳列的那天。擠得新天下門口的遊客。像潮湧一般。遠道的人。聽得了這個消息。都趕來參觀。過了一個月光景。方才把觀眾擠退。這一來。齊耀翔着實賺了些錢。但過不多時。他的母親。忽然去世。齊耀翔辦理完了喪事。到年底將近的時候。把新天下的營業。結算一下。盈虧剛扯個對直。這時。他想那筆押款。快要到期。心想到了舊曆正月裏。新天下很能掙幾個錢。到那時。再想法把這筆款子償清。便託了伯雄到和豐錢莊裏去商量。展期三個月。以前的利息。完全



付清。和豐錢莊倒也同意。那知時與人違。齊耀翔剛安排安定。上海發生了一樁滔天大禍。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日暮途窮富紳感落魄 樓空鳳去浪子化幽魂

話說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後。上海的民衆。因爲日本軍閥橫行無忌。紛紛起來組織抗日救國會。實行抵制日貨。最熱心這運動的。要算工學兩界。另外組織檢查會。清查劣貨。在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總廠。裡面有工人一千多名。他們對於檢查日貨。很是熱烈。楊樹浦方面。很多是日商紗廠。他們看見三友社總廠的工人。這樣努力抵制日貨。心中十分懷恨。在一天晚上。趁着三友社總廠已放工的時候。聚了許多浪人。衝進廠門裏去。想奪取被檢查的日貨。並且毀壞了許多機器。三友社總廠裏的人見了。忙出



來干涉。那般浪人。非但不理。並且任意行兇。經過了這一陣的衝突。過不多時。日領事署忽然向市政府提出抗議。說有二個日本僧人。被三友社總廠附近的華人。打得失蹤了。要求懲兇撫卹道歉。這個交涉。遷延了好久。市政府因為查無實據。不加理睬。那知日本人因為在東三省一帶。節節勝利。便想侵佔上海起來。借着保護僑民的名義。駛進吳淞口幾隻兵艦。並且派了許多陸戰隊上岸。要求市政府撤退吳淞閘北一帶吾國軍隊。當時市政府為着環境惡劣。勉強答應。那知日本軍閥。見吾國政府當局。懦弱可欺。便趁吾方軍隊沒有撤退的時候。在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進兵閘北。用武力佔據。想顯顯他們日本軍閥的威武。那知這時駐守淞滬一帶的十九路軍。竟拼命抵抗起來。雙方實行激戰。這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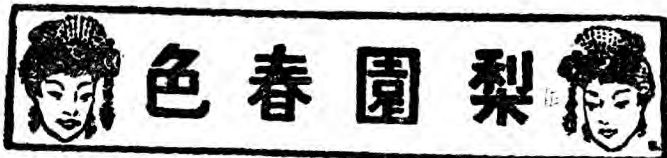
炮聲。驚破了日本軍閥的壯胆。苦戰了一個多月。沒有佔着一寸的土地。後來十九路軍。因爲後援斷絕。只得退守第二道防線。日本軍閥。也知道十九路軍。不可輕侮。過了幾時。經各國領事的調停。雙方便簽訂停戰協定。這一次戰事。吾國直接所受的損失。果然不少。但間接受受的損失。亦不可計算。全市的商店。在戰事初起的時候。一律宣告罷市。到簽訂停戰協定的時候。各商店因受經濟影響而關閉的。着實不少。本書裡的齊耀翔。他滿想着新年裏做些好生意的。這一來。當然是打成一片泡影。等到商店開市。他的新天下游藝場被美國軍隊佔據着。不能開辦。這時。和豐錢莊上的借款。又已到期。齊耀翔雖託了伯雄再去商量。但和豐錢莊因爲受戰事影響。銀根緊急。不能通融。齊耀翔聽了。



# 梨園春色



想把基地賣去。可以償清債務。但戰事以後。地價低落。所得的賣價。不足抵償債務的半數。實在無法可想。過了多時。和豐錢莊。因為齊耀翔拖延不理。便向法院提起控訴。這消息傳到了齊姚氏的耳朵裏。急得直跳起來。心想自己自從耀琦去世以後。雖然母女二人。平時依着齊耀翔度日。但究竟還留着一份家產。倘若將來分析起來。女兒的粧奩。和自己的贍養費。還有着落。如果被齊耀翔抵押過了。將來怎樣度日。想到這裏。便回到母家來。和她的兄弟商量應付方法。結果。由她的兄弟。替她代找了一個律師。登報啟事。聲明齊耀翔的家產內。還有他兄弟耀琦的一份。沒有分析。現在耀琦雖已去世多年。應由他的女兒妙英承繼。齊耀翔不能自由處置。一面遞狀紙到法院裡。聲請和齊耀翔析



產。和豐錢莊裏見了這個啟事。心想齊耀翔的產業。已有人出來表示異議。他們的抵押品。已發生了問題。祇得先下手為強。便聲請法院。對齊耀翔的產業。宣示假執行。法院方面。為維持債權人的利益。當然准許。齊姚氏的請求。祇得和齊耀翔去交涉。齊耀翔在這情形之下。十分患難。忽然想起古祝顯。想請他幫忙。那知古祝顯因為戰事發生的時候。有幾個他的徒弟。跟着胡立夫等一般漢奸。在閩北方面。做着探子的工作。待等十九路軍退却。他們在閩北組織維持會。並且公開設賭。組織煙館。後來停戰協定簽訂成立。市政府在接收閩北的時候。捉到幾個漢奸。他們招認是古祝顯的徒弟。市政府得到這個口供。便下令通緝。古祝顯雖然自己也夢想不到會有這樣一件事情。但在皇皇命令之下。





# 梨園春色



一時無由申辯。祇得躲到別處暫避。齊耀翔聽得了這消息。見已無法可想。祇得遷地爲良。到他的女兒妙玲那裡。暫爲居住。一天。做書的正和幾個朋友。在酒樓上小酌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朋友。拍着我的肩子。問道。你對於舞台情形。很是熟悉。可知道從前申江舞台的孫貴松。現在怎樣了。我答道。不知道。這人好久沒有信息了。他嘆了一口氣說道。可惜他昨天已自殺了。我聽了。心裏一驚。問道。這話是真的嗎。你可知道。他爲什麼自殺的呢。他答道。怎麼不是真的呢。這話說來很長。說時。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當天的報紙。遞給我道。詳細都在這裡。你自己去看吧。我接來細細看了一遍。才知道孫貴松自從申江舞台停辦後。心中很是消極。每天閒着無事。常流連在烟館之中。消磨歲月。但爲時



久了。因爲收入毫無。不免經濟拮据起來。他的姘婦彭慧娟。素來是揮霍慣的。眼見孫貴松已勢窮財盡。心裏時常有些不滿。有時借着探望親戚。寄宿在外面。幾天不歸。孫貴松雖加勸阻。她亦置之不理。最近竟席捲所有。不知去向。孫貴松眼見人去樓空。千怨萬恨。一時都湧上心頭。於是在那天晚上。便仰藥自盡。迨等旁人發覺。送醫院救治。已服毒過深。溘然長逝。做書的看完這段新聞。不覺長嘆一聲。和幾個朋友。吃過了酒飯。便告辭回去。在走過白克路的時候。眼見路上的景物。和昔年依稀彷彿。但路旁二十一號洋房的門上。和石子路底的鐵門上。都已加上了法院裏的十字形封條。做書的回到家來。覺得人間貧富。似過眼雲烟。書中諸人。皆曾煊赫一時。而今身世飄零。幾似落英繽紛。

梨園春色

梨園春色

第十回

一五八

紛。興念及此。不禁擱筆長嘆。正是。

白雲蒼狗世悠悠。

滄海桑田幾度秋。

富貴榮華原是夢。

浮生何必苦追求。

梨園春色正集終

歇浦散人 最近傑作

銀光魅影

天津上海書局發行



銀光魅影 目錄

銀光魅影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隨機應變競倡新事業 | 觸景興懷感動舊衷腸 |
| 第二回 | 音樂悠揚蹁躑作仙舞 | 鼓鑼喧鬧氍毹播新聲 |
| 第三回 | 舞榭聽歌將軍驚艷遇 | 旅居逢召美女受恩情 |
| 第四回 | 霹靂晴天製片逢勁敵 | 疑雲昏夜覓妾得新聞 |
| 第五回 | 巧合良緣甘心牽紅線 | 樂成好事願意戴綠巾 |
| 第六回 | 春色平分榻旁任鼾睡 | 利權均潤臺上樹新旗 |
| 第七回 | 舊雨重逢合夥謀生計 | 新律初佈失檢鑄大錯 |
| 第八回 | 有意復仇密謀雪奇恥 | 無故受罪同伴遇橫冤 |
| 第九回 | 帷幄運籌策士呈新計 | 犧牲色相蕩婦弄風騷 |
| 第十回 | 塵海無聊荒愴感末路 | 銀壇得志影女受榮銜 |



銀幕  
小說 銀光魅影

歇浦散人著

第一回 隨機應變競倡新事業 觸景興懷感動舊衷腸

上海既然被稱到了世界第六個大都市。那地方情形的熱鬧。當然不用說的了。凡是歐美各國。所有的新事業。上海的人。都會興辦起來。自從交易所風潮過後。接着的便是電影事業。最初的時候。上海的電影公司。大小各處。設立着不下一百多家。在幾條比較熱鬧的馬路上。幾乎每一個弄口。都有二三塊電影公司的招牌掛着。甚至一個亭子間裡。或者過街樓上。都設着電影公司。一般年輕的青年男女。因為羨慕電影演員的生活舒適。一登銀幕。便可名滿全國。所以都不惜犧牲色相。在攝影機前。表演着各種浪形醜態。希圖迎合低級觀眾興趣。而造成自己明星的地位。



從此鬧得電影界上。奇形怪狀的事情。層出不窮。後來社會上的輿論界。見了這種情形。對於一般投機分子。竭力攻擊。於是幾家不成模樣的電影公司。就此關門大吉。這一來。電影界上。略為清靜了些。但所剩的幾家電影公司裏。比較能够攝幾部影片的。祇有四五家。其餘的仍戴着電影公司的幌子。幹那藏垢納污的勾當。且說亮月影片公司。是上海一家規模較大的影片公司。他們的股東。都是趁交易所興盛的時候。掙到了些錢財。後來眼看交易所的風勢不對。那時電影事業。正在蓬勃起來。便趁着機會。組織成了這個亮月影片公司。幸虧他們的股東裏面。有幾個從前唱過新劇的。在社會上有些名望。所以第一部影片「苦兒拯親記」出世。便受到社會上熱烈的歡迎。後來一部一部的攝製。有



的是愛情片。有的是武俠片。因為他們的資本比別家充足。製片方面。無論是佈景哩。服裝哩。都比較考究一些。所以每一部影片公演。都能哄動一時。幾年來。他們盡心經營。着實賺了不少的錢。在滬西的多美路上。買了十幾畝田地。造了一座三間雙進的洋房。作為公司的辦公處。洋房後面。是一個廣大的攝影場。在攝影場的北首。蓋了一個很大的玻璃棚。預備拍攝影片時用的。所以規模很是完備。那時。上海盛行着有聲電影。亮月公司為迎合潮流起見。也添辦了全副有聲攝影機器。攝製了幾部有聲影片。成績倒也不錯。一天。正是春末夏初的晚上。月光皎潔。繁星密佈。多美路上。因為住戶居多。到了夜半時分。已是人跡稀少。但是亮月公司的攝影場裏。電光放得直亮。似同白晝一般。





高大的玻璃棚裏。佈置着三場佈景。靠左邊是一個走廊的佈景。走廊外面。有一座短牆。牆旁直立着幾枝樹木。走廊旁的欄杆下面。放着幾盆花草。正中是一個精緻的寢室佈景。裏面除了銅床鏡檯等應用的傢俱外。還陳列着許多古玩和骨董。靠右邊佈置着一個客廳模樣。放着全副紅木桌椅。和二隻靠壁的玻櫥。裏面陳列着珊瑚樹和玉器等貴重物品。玻璃棚前面。裝置着一架攝影機。在攝影機的兩旁。排列着七八隻炭精燈。亮着普通的光線。地上橫臥着幾塊銀色的反光板。場內的攝影師和幾個管理佈景的人員。都靜待着他們的工作。過了一會。從辦公處的門口裏。走出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男子。長得身寬體胖。身上穿一件深灰色華絲葛袍。外面罩着一件玄色素毛葛馬褂。胸前掛着一根黃澄澄的



金表鍊。頭上戴着一隻圓頂瓜皮帽。豐潤而飽滿的臉上。露着不耐煩的樣子。腳上穿了一雙白絲襪。和玄色素緞鞋子。他走進玻璃棚前面。對四週看了一遍。從胸前掏出一隻金表來。眼看長針正指着十二點。短針已在一點鐘上。他縐着眉。搖了搖頭。便把那表放進表袋裏去。另外從長袍的衣袋裏。摸出一隻銀色的叫子。上面繫着一根黑色絲帶。他往頭頸裏一套。便把叫子往嘴裏一塞。唏律律的吹了一陣。從辦公處西邊的門口裏。走出幾個化裝好的男女演員。跑進攝影場來。他。原來便是亮月公司的導演。名叫姜若川。這天。他們正預備拍「悲歡鴛鴦」影片裏的幾場內景。他一看化裝好的演員。已走了出來。但裏面還少着一個最重要的女演員。沒有出來。他心急着說道。時候不早了。怎麼還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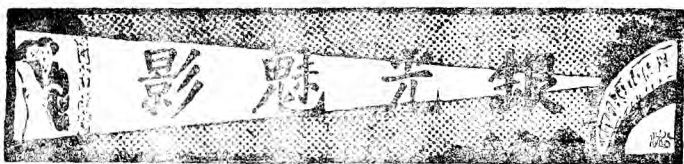
呢。一個年約十八九歲。扮着丫環模樣的女子。回答他道。她來得不多時。怕還沒化裝好呢。姜若川接着說道。佩貞。你去看看。她化裝好了沒有。原來那女子名叫華佩貞。是亮月公司的基本演員。她應了聲是。便朝那門口走去。過了一會。華佩貞和着一個女子。走了出來。那女子年約二十歲左右。生得身材苗條。身上穿着一件荷色印度綢旗袍。頭上燙着水浪形的捲髮。臉兒長得和鵝蛋一般。雖然面上是化裝着。但脂粉塗得很是均勻。細長的眉毛。晶瑩的眼珠。端正的鼻尖。殷紅的嘴唇。兩邊面頰上。襯着二個微笑的梨渦。益發顯得嫵媚動人。足卜穿着一雙玉色的長統絲襪。和橙黃色的高跟皮鞋。嬌嬌婷婷的走進攝影場裏來。她。原來就是亮月公司的女明星伍蝶女士。這天。她飾的是「悲歡鴛鴦」



中的女主角洪熹。所以打扮得花枝照展。體態輕盈。姜若川看見她們走進攝影場來。便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趕緊預備拍戲吧。舒齊了今天這幾場內景。明天晚上。我們得動身到北平去拍外景呢。說時。從旁邊一個攝影師手裡。接過一份電影劇本的幕表來。細細看了一遍。對着一般化裝的演員。說道。今天拍的。是劉督軍得知了洪熹。在外面和她的情人相會。所以回來責打她。這一段情節。共分三個場面。第一個。是劉督軍在客廳裏聽得副官的密告。第二個。是劉督軍氣沖沖的拿了皮鞭。從走廊裡跑進寢室裏去。第三個。是洪熹在寢室裏。被劉督軍責打。同時。丫環等在走廊內窺看。說時。對一個扮督軍的胖子。名叫談智圓的。講了一遍劇情。然後和伍蝶華佩貞和其他的配角。都說了一遍。



大家纔走到玻璃棚裏。把動作姿勢和表情。都練了一會。經姜若川吩咐管理員。把炭精燈的光線放大。對準了靠右邊的一個客廳。攝影師也把攝影機移到右邊來。對準了鏡頭的角度。談智圓便坐在客廳裡椅子上。由姜若川吩咐管理員。把反光板對準談智圓的面部聚光。姜若川看了。認爲滿意後。他低低的說了聲「開末拉」。攝影師便索索的搖了起來。由扮副官的。走到談智圓身邊。做了一番耳語。談智圓的臉上。便露出怒容。氣沖沖的站立起來。順手拿了皮鞭。走出客廳。這時。姜若川說了一聲「克脫」。攝影師便停止工作。接着攝影機搬進玻璃棚裏。補拍談智圓怒容的特寫。然後攝影機和炭精燈。移到左邊來。拍走廊的一幕。過了一會。便輪着伍蝶的表演了。她走到正中的一個寢室裡先練



了一會動作和表情。姜若川看了。很是滿意。便吩咐管理員。把炭精燈移到中間來。反光板對準了伍蝶的面部。佈置妥當。姜若川又說了一聲「開末拉」。攝影師便工作起來。談智圓從廊外跑進寢室裏來。怒氣沖沖的。對伍蝶說道。你把我的臉。丟在那裏。在外面幹得這種好事。說罷。提起皮鞭。在伍蝶身上。抽了起來。伍蝶挨了打。嗚嗚咽咽的哭着。談智圓飾的劉督軍。演得逼真。又在她的身上。抽了幾下。把一個嬌滴滴的伍蝶。打得蜷伏在地上。立不起來。站在旁邊觀看的人們。見了這個情形。也替伍蝶有些可憐起來。等到飾丫環的華佩貞進來。把她扶起。伍蝶已哭得像個淚人兒。渾身污垢。手臂上添了幾條青紫的傷痕。姜若川見了。認為十分滿意。便說了聲「克脫」。攝影師立刻停止工作。



那知伍蝶因爲表演時。太體會到劇中人的境遇。一時觸動了她心中的傷感。忽的倒在銅床上。真的放聲哭了起來。姜若川見了這個情形。心中好生奇怪。以爲在表演的時候。談智圓的動作。過火了些。或者不留神。打痛了她。忙上前來問道。伍小姐。怎麼樣了。不是打痛了嗎。這時。呆得談智圓。在旁邊。一聲不響。但伍蝶好像沒有聽得姜若川的問話。仍嗚嗚咽咽的哭着。這一來。害得姜若川有些着慌起來。欲知伍蝶究竟爲何哭泣。且看下回分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再版



梨園春色 (正集) 一册

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郵費加二)

撰述者 歇浦散人

校訂者 淞濱居士

發行者 天津上海書局

(英界海大道二六〇號)

印刷者 天津文義印刷局

(南市榮安大街仁美里)

總售處 天津良友書局

(法界泰康商場樓下)



# 天津良友書局經售

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近著

金粉世家

上下二集  
共十二册

每集五元  
定價

特扣價八

歡喜冤家

一至三集

每集貳角  
定價

實價

鐵血情絲

全四册

定價三角  
元六角

特扣價八

啼笑因緣

全三册

定價二元  
元六角

特扣價八

春明外史

上兩集  
下集

定價拾元

特扣價八

外埠函購郵票通用寄費加一

上海影界秘史長篇社會小說

# 銀光雜誌

歐浦散人著



## 發售預約

本書為作者繼梨園春色後之第一長篇艷情傑作。內容把近年來海上電影界所發生之趣聞怪劇。及男女電影明星之艷史韻事。都搜羅殆盡。讀後能令人洞悉電影界之黑幕。和男女明星之秘密。

書中記載，電影皇后之戀愛史，某副司令之風流史，某影片公司之黑幕，某小說攝製影片之秘密，都赤裸裸地描寫大胆披露，毫不隱諱。

全書，厚冊。定價大洋六角。預約千部。

特價大洋三角。（外埠加郵六分）

### 上海書局發行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二六〇號